

神 仙 世 界

下 冊



筋 一
役使神卒
仙女姻緣

東北人圖書館

神仙世界目錄

下卷

隔地滅火	測字奇驗	延壽靈丹	黃犬飛行	乘雲御氣
仙藥駐顏	仙女指迷	玉匣天書	預知禍福	畫術通神
強身有術	呵石成金	身輕飛燕	點金奇術	預留月光
乘鶴冲天	祝油靈符	空中致雨	日行萬里	撚土生香
文書治鬼	預知生死	藥丸變人	剪紙爲人	天帝下降
仙術取果	術招美女	飛行奇術	糞雪成銀	落葉變魚
神術禦怪	珠娘入夢	殺人滅迹	丹砂辟穀	預知官爵
心靈奇術	畫符斬鬼	桃李成金	天心正法	玄女秘法
天官歷史	神仙真景	治鬼神咒	丸泥變物	役使神卒
枯骨美人	靈魂變化	龍賜金錢	抽拔鬼筋	仙女姻緣

下卷目次

二

脫胎換骨	塑馬成真	卜筮奇驗	再生奇談	蒸食人參
艷福雙修	折骨奇聞	料事如神	營商奇遇	埋銀標識
預知奇術	金身不壞	鐵符退潮	禽戲奇觀	水仙入夢
祈夢靈應	借水隱遁	焚牒治虎	女仙入夢	剪紙爲兵
冬日不寒	不畏矢石	草龍使活	繼頭復合	丹成大道
仙女歌舞	銅人點穴	扶乩降仙	治病如神	熱釜遊魚
神鬼互易	素女秘術	靈符戲客	動物變化	入陣圍說
迢狐演戲	治妬靈符	招風入袖		

●神仙世界

▲天自在(隔地滅火)

景煥

利州市鄺中有一人被髮跣足。衣短布襦。與人語。多說天上事。或遇紙筆。則欣然畫樓臺人物。執持樂器。或雲龍鸞鳳之像。夜則宿神廟中。人謂之天自在。州之南有市。人甚闐咽。一夕火起。煙焰亘天。天自在於廟中獨語曰。此方人爲惡日久。天將殺之。遂以手探堦前石盆中水。望空澆灑。逡巡有異氣自廟門出。變爲大雨。盡滅其火。掌廟者往往與人說之。天自在遂潛遁去。其後居人果爲大水漂蕩。始信前言有徵。

▲崔尊師(測字奇驗)

黃休復

崔尊師名無數。王氏據蜀。由江吳而來。託以聾聵。誠有道之士也。每觀人書字。而知其休咎。能察隱伏。逃亡。山藏地秘。生期死限。千里之外。骨肉安否。未嘗遺策。時朝賢士庶。奉之如神明。龍興觀道士唐洞卿。令童子以器盛蘿蔔。送杜天師光庭。值崔在院門坐。遂乞射覆。崔令童子於地上劃一個字。童子劃一此字。崔曰。蘿蔔爾。童子送迴。拾一片損梳。置於器中。再乞射覆。崔曰。劃字於地。童子指前來此字。崔曰。梳爾。洞卿久知崔有

道令童子握空拳再指此字。崔曰：空拳爾。洞卿親詣崔云：一字而射覆者三，皆不同。非有道，詎能及此。崔曰：皆是童子先言，非老夫能知爾。此字象蘿蔔，亦象梳，亦象空拳。何有道耶。崔相字託意指事，皆如此類。王先主自天復甲子歲封蜀王，霸盛之後，屢拓子城西南，收玉局化起五鳳樓，開五門，雉堞巍巍，飾以金碧，窮極瑰麗，輝煥通衢。署曰得賢樓，爲當代之盛。玉局化尊像，並遷就龍興觀，以其基址立殿宇，廣庫藏。時杜天師詣崔曰：今主上遷移仙化，其有證應乎。崔歎息良久，言曰：皇嗣作難，爾甲戌歲果僞皇太子元膺叛，尋伏誅。後杜天師謂崔曰：有道之士，先識未然。崔曰：動局子亂，必然之事。何有道先識者哉。杜天師曰：此化畢竟若何。崔曰：局必須復，非王氏不可也。先主殂，少主嗣位，明年再興仙化，以爲王氏復局之驗也。聖宋大中祥符甲寅歲，知州諫大夫凌公（策）奏乞移王先主祠，取其材植，以修此化。土木備極，樓殿壯麗，工木未畢，或於玉局洞中出五色雲，觀者千餘人。移時而散，尋畫圖呈進，降詔獎諭。卽崔所言王氏復局之事，證應何其遠哉。休復嘗讀仙傳拾遺云：二十四化，各有一大洞，或深廣千里，五百里。其中有日月飛精，謂之伏晨之根，下照洞中，與人間無異。有仙王仙官，卿相輔佐，如世

之職司。凡得道之人。積功遷神返生者。皆居其中。以爲民庶。每年三元八節。諸天上真。下降洞中。以觀其理善惡。人世生死興廢水旱風雨。皆預關於洞府。及龍神祠廟血食之司。皆洞府之統攝也。二十四化之外。有青城峨眉益登慈母繁陽蟠冢等洞。又不在十大洞天。并三十六洞天之數。洞府仙曹。亦如人間之州郡爾。夫天之所。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子亂之禍。能無及此乎。

▲李元（延壽靈丹）

隱夫玉簡

明皇時李元者。常遊華山下。唯採諸藥食之。性復好酒。山下人多以酒飲之。忽一日。騎一白鹿。舉手謂山下人曰。我今去遊天台。有老父三人。遮道欲留之。乃問之曰。君方與山下之人相親。又何遽別。元曰。老父輩殊不知相親必離也。我今不敢背時而固離耳。老父曰。君方食華山之藥。又遊天台。何以食也。元曰。我在華山。即食華山之藥。在天台。即食天台之藥也。老父知不可留。遂命之藉草。酌以濃醪。以敘別。元臨岐而留藥三丸。與老父三人。謂曰。當速食之。乃上白鹿而去。尋不知所之。後二老父。即食其藥。一老父不食之。經數月果死。其二老父。後皆一百五十歲方卒。故人皆疑李元是仙矣。

▲葛用（黃犬飛行）

隱夫玉簡

葛用者常牽一黃犬遊岐隴間。人或以酒飲之。即飲而不食。好與僧徒道流談。每至夜。即宿於郊野。道士王奉仰焉。忽謂奉曰。可共乘此犬一遊。奉曰。此犬何可乘。用曰。此犬能行也。因共乘之。此犬忽然躍身。有如飛翥。頃刻之間。出中華之外。約萬餘里。至一山。峯巒奇秀。風景澄靜。有殊人間也。俄共下犬。攜手入一洞中。見奇樹交陰。名花爛然。峻閣高臺。多臨綠水。俄又入一朱戶。有三女子出迎之。韶玉麗質。實世希有。皆宛若舊識。既延之。登一樓。俯翠欄。褰珠簾。設碧玉牀。命以瓊漿共酌。仍三女子雜坐。須臾之間。彈箏吹簫。盡去形迹。及將日暮。皆已半醉。用乃謂奉曰。此三女子者。皆神仙之家也。偶會於此山。我知之。故與爾一詣。今既共懽飲。當復歸。此若久留。不可不慮。妨他女伴自遊戲也。遂與奉俱出洞。其三女子亦送之於洞門。用顧謂女子曰。明年今日再相見。既與女子別。復共乘犬回至岐隴間。已三載矣。用又謂奉曰。我一東遊耳。君當住此。言訖而不見。爾後不復至矣。

▲鄭文家女（乘雲御氣）

隱夫玉簡

長安樂人鄭文家。生一女。生而能言。及年十歲。容貌端莊。而善於方響。其親族皆呼爲方響女。貴妃知之。因欲取焉。父母問之。方響女曰。我豈是宮人邪。楊妃自與我同輩也。那得如此。其夜忽失之。父母哀憫。無以求尋。後三年復至家。父母驚問其由。謂父母曰。我暫到上清宮中。人言我父母悲號不止。而憶念我。我故再來耳。父母因曰。爾若是仙家之人。何來我家爲我女也。女曰。我上清方響妓女也。因竊觀下界而罰我。必不久住。此人間。父母當勿憶念。父母曰。爾仙家何樂。我人間亦有富貴之樂。爾奚不且住人間。以慰我心。女曰。人間憂惱多。而又奚樂邪。我在上清。無俗事以累我也。無俗心以惱我也。侍立之外。即每乘雲御氣。駕鸞鳳遊嬉天外。時酌瓊漿。亦有時詣蓬島上天台。掛嫦娥於月宮。戲織女於銀河。人間何樂也。若以富貴爲樂。殊不知富與貴。但多事也。况纔見生。俄見死邪。父母乃曰。當且住以慰我心。無優劣人間天上之事。且以生爾之父母爲念。女謂父母曰。我若且住。必不得還上清之宮闕也。父母悲言之次。忽不見其女。不知所之。

▲朱子真（仙顏駐顏）（其一）

隱夫玉簡

朱子真者。長安南山下有別墅焉。家甚富。松檜成陰。花竹雜植。小橋架流水。高閣齊岫雲。子真常戴一葛巾。衣輕縠。手攜一青竹杖。自邀自遊。以繡衣女子數人隨之。遇輿而便酌香醪。獨醉。人罕得見其面。長安有少年趙穎者。不羈之人也。既聞之。遂造謁焉。及叩其門。有一女僕出命之。子真見穎。問曰。君何人也。何遠來此相訪。穎曰。我愛歌喜酒之人也。每恨天地不容花卉長春。常恐平生有幽景。不得一遊。此外卽雖貴列鼎鐘。不關我心也。子真喜。乃延之於一小臺。共酌金罍。仍謂之曰。君子遊狎之徒也。多遊賞耳。今欲不用管絃。出一小技共觀之。乃令二侍女。取一對木刻翥鳳。飾之珠翠。宛其若生。仍有一女子。金冠羅衣。便舉聲而歌。其鳳卽舞。效流風回雪之態。未及須臾。金冠女子歌罷。鳳亦止舞。子真乃自歌曰。人間幾日變桑田。誰識神仙洞裏天。短促共知有殊異。且須懽醉在生前。穎聞之。不覺長歎。子真乃令侍女於玉壺中。取一丸丹以賜穎曰。服此。且更遊人間二百年。穎拜謝之。仍辭而回。及鑾輿將幸蜀。山下忽失其子真家。穎服此藥。果得二百餘歲矣。

▲丁 實 (仙蕪駐顏) (其二)

隱夫玉簡

丁實者。多遊洛陽。自稱嵩山隱人。髮白如絲。而貌若桃花色。或問之曰。君應百歲也。何時隱嵩山。實曰。我本秦始皇時儒士也。李斯勸始皇坑儒焚書。以愚黔首。我即逃入嵩山。遇一老叟。謂我曰。可令爾長生。因授我一丸藥。我吞之。至於今。雖髮白而容顏不改。故不記多少歲也。亦嘗識漢武時東方朔也。方朔是仙家一小兒。性顛狂。仙家惡之。令出於人世。我曾拜王母。王母有是言。我故訪方朔以問。方朔亦笑而不諱。我亦識劉晨阮肇之輩。此皆俗人耳。偶然誤入桃源洞。他亦終有俗。故不得仙也。爾後好仙者。多白日昇天。皆不復回。我亦本非神仙。故多不遇之人。或又問曰。君既得靈丹。何不爲仙也。實曰。我雖得長生之道。而且不得乘虛御氣之道。固不能昇仙也。實每歲至春和。即必至洛陽城。如此數十年。人皆識焉。祿山將起兵。實謂人曰。我又須逃胡。與儒異也。言訖而去。不復至。人皆疑是地仙耳。

▲吹笙女（仙女指迷）

隱夫玉簡

吹笙女者。常遊漢水邊。容貌美麗。年約十七八。著碧衣。手常捧一笙。或凌晨薄暮。即自吹之。聲調感人。但維一小艇於漢水。人或就之。即遽入小艇而去。在漢水邊數年。或去

之經歲而返。或月餘而復來。水邊人呼爲吹笙女。天寶初。王懿者。放蕩之子也。自長安聞。專往訪焉。及至水邊。數日不覩。乃悵悵而歎曰。我於長安中。聞有神仙之女。吹笙於此水。故遠來欲一覲玉容。少聽鳳笙。不期水邊寂寂。杳無人迹。何今日不出蓬島。而暫來此邪。方欲盡興而回。俄見此女獨乘小艇。吹笙自遠而至。俄又出小艇。遊於水邊。懿乃漸前進而言曰。神仙女數年此遊。何待也。吹笙女回顧懿。微笑而言曰。待君也。懿因謂之曰。我常多憂患。不喜人間。欲遊物外。又不知爾數年待我也。吹笙女曰。人間何足戀。少年樂未極。已老矣。老又有終。爭如他仙家。僻在蓬萊。處金銀宮闕之內。駕鶴乘鸞。以自嬉遊。息芝田。會瑤池。而又本不老。亦無終。何憂患之能關慮也。懿因戲之曰。爾能容我爲一攜笙奴乎。吹笙女笑曰。君猶未省爲老奴已多年也。吹笙女卽命懿同入小艇去之。後經數日。吹笙女與懿復同來此水邊遊。水邊人有見之者。懿謂人曰。寄語長安中少年。我今被吹笙女攜挈而遠遊。不復遊長安也。言訖。與吹笙女復共入小艇吹笙而去。自後不復來。故不知所之也。

▲姚基（玉匣天書）

隱夫玉簡

姚基者。魏人也。性奢逸不拘。少好道。因遊洞庭。逢一道人。謂之曰。爾奢逸不自檢束。又好神仙之道。何也。基拜而言曰。我好奢逸者身。好道者心。我終求奢逸之事。以樂我身。亦求神仙之道。以副我心。道人曰。我今俱授之與爾。爾當俱勿授人。基再拜之。道人因袖中取一小玉匣。內有書一卷。以授基曰。讀此盡得之也。基因跪受。以讀。見九轉神丹之法。復有燒金之術。基問道。人曰。神丹服之得道。信有之。變銅鐵爲金。有之邪。道人曰。銅鐵皆可爲金者。亦猶人之賢與不肖。皆可爲仙。況銅鐵純一之物也。君但鍊藥服餌。以燒金焉。基因復魏以居。蘊藥燒金。數年間家大富。仍卻老而少。每至花時月夜。即以旨酒任殺。命賓侶狂歌醉舞。或選幽景以出遊。即乘駿駟。以女妓絃管後隨。盡興而方返。至於家人。亦被輕暎。厭百味矣。後忽因出遊。復遇昔洞庭之道人。基遽拜而問之曰。吾曠何久不來邪。道人曰。爾之奢逸未息。故不來。適過此。偶覲君之面。基曰。我奢逸不見吾帥來。固未息。道人曰。今當息之。基笑而與道人俱至家。廣陳錦繡。出珍寶。命酒肴。絲竹。盡其懽醉。明日。道人與基皆不知所在。家人無以求尋焉。

▲徐二公（預知禍福）

魏泰

秦州徐二公者異人也。無家。無子孫親屬。亦不知其何許人。日持一箒。以掃神祠佛殿。未嘗與人言。有問。則不對而走。忽發一言。則應禍福。呂參政惠卿既除喪。將赴闕。便道訪二公。拜而問之。二公驚走。呂追之。忽回顧曰。善守。呂再拜而去。意謂俾其善守富貴也。及還朝。除知建州。徐禧沈括新敗。懇辭不行。又乞與兩府同上殿。神宗怒。落資政殿學士。知單州。即善守之應也。

▲郭雀兒（畫術通神）

張舜民

郭祖微時。與馮暉同里閭。相善也。椎埋無賴。靡所不至。既而各竄赤籍。一日有道士覓之。問其能。曰。昔業彫刺。二人因令刺之。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馮以臍作瓷。中作鴈。數隻。或曰。爾曹各於項臍自愛。爾之雀銜穀。爾之鴈出瓷。乃亨顯之時也。寒食馮之婦得麻鞋數雙。密藏之。將以作節。馮搜得之。誦博醉歸。臥門外。其婦勃然曰。節到也。如何辦。馮徐捫腹曰。休說辦不辦。且看瓷裏飛出鴈。郭祖秉旄之後。雀穀稍近。登位之後。雀遂銜穀。馮秉旄。雁自瓷中累累而出。世號郭祖爲郭雀兒。（暉即馮繼業之父。朔方節度使。封衛王。）

劉伯壽（強身有術）

張舜氏

劉伯壽少年不羈。其父擘尹京。每日父趨郡。隨馬而出。簿佐值。伺父先入。其自課書史。從容無闕。一旦早至白礬樓下。天未明。獨坐茶坊中。有一老人。繼入就坐。因相問勞共。茶。老人曰。少年能飲酒乎。伯壽曰。性不能飲酒。老人曰。少年不能飲。老夫自飲。可登此樓乎。伯壽欣然從之。既上。闔無一人。老人一舉。已斗餘矣。熟視伯壽曰。少年人清氣足。可以致神仙。然肩骨低一指。猶位躋三品。至耄年文武雙全。子孫蕃衍。乃授以丹術。元豐二年冬。予自蒲中之京師。訪伯壽於嵩陽。是時年七十有四矣。同登峻極。行步如飛。予與登封令龐元當。杜子春。明經。奔喘不及。伯壽顧而笑曰。三年少。乃爾耶。袒露髀股。示人。皆肉皮裹骨。毛長數寸。扣之有聲。光彩爛然。足未歇。歌所爲大曲。略數千言。響振山谷。異夕對榻。竟旦不眠。至元祐初。方卒。無疾也。

神仙二事（阿石成金）

沈括

神仙之說。傳聞固多。予之目覩者二事。供奉官陳允。任衢州監酒務日。允已老。髮禿齒脫。有客候之。稱孫希齡。衣服甚藍縷。贈允藥一刀圭。令揩齒。允不甚信之。暇日因取揩

上齒數揩而良。歸家家人見之皆笑曰。何爲以墨染鬚。允驚以鑑照之。上髯黑如漆矣。急去巾。視童首之髮。已長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予見允時年七十餘。上髯及髮盡黑。而下鬚如雪。又正郎蕭渤。罷白波輦運。至京師。有黥卒姓石。能以瓦石沙土。手按之。悉成銀。渤厚禮之。問其法。石曰。此真氣所化。未可遽傳。若服丹藥。可呵而變也。遂授渤丹數粒。渤餌之。取瓦石呵之。亦皆成銀。渤乃丞相荆公姻家。是時丞相當國。予爲宰士。日覩此事。都下士人求見石者如市。遂逃去。不知所在。石纔去。渤之術遂無。石齊人也。曾子固守齊。聞之。亦使人訪其家。了不知石所在。渤既能服其丹。亦宜有補年壽。然不數年間。渤乃病卒。疑其所化特幻耳。

通照大師（身輕飛燕）

通照大師。爲秀州副僧正。因遊温州雁宕山。自大龍湫回。欲至瑞鹿院。見一人衣布襦。行澗邊。身輕若飛。履木葉而過。葉皆不動。心疑其異人。乃下澗中揖之。遂相與坐於石上。問其氏族閭里年齒。皆不答。鬚髮皓白。面色如少年。謂道親曰。今宋朝第六帝也。更後九年。當有疾。汝可持吾藥獻於天子。此藥人臣不可服。服之有大責。宜善保守。乃探

囊出一丸。指端大。紫色。重如金錫。以授道親。曰。龍壽丹也。欲去。又謂道親曰。年歲當大疫。吳越尤甚。汝名已在死籍。今食此藥。勉修善業。當免此患。探囊取一柏葉。與之道親。即食之。老人定免矣。慎守吾藥。至癸亥歲。自詣闕獻之。言訖遂去。南方大疫。兩浙無貧富。皆病死者十有五六。道親殊無恙。至元豐六年夏。夢老人趣之曰。至矣。何不速詣闕獻藥。夢中爲雷電驅逐。惶懼而起。徑詣秀州。具述本末。謁假入。詣尚書省獻之。執政親問。以爲狂人。不受其獻。明日因對奏知。上急使人追尋。付內侍省問狀。以所遇對。未數日。先帝果不豫。乃使勾當御藥院梁從政。持御香。賜裝錢百千。用道親乘驛詣雁宕山。求訪老人。不復見。乃於初遇處焚香而還。先帝尋康復。謂輔臣曰。此但豫示服藥兆耳。聞其藥至今在彰善閣。當時不曾進御。

▲呂公賣墨(點金奇術)

張邦基

世傳呂公得道之士。唐僖宗時進士。能作詩。傳者僅百首。往往賣墨世間。毗陵人姓邵。忘其名。善談易。衆請講於佛舍。至小畜。有墨者青巾布衣。褰幃直入。邵惡之。遂去而問曰。何來。曰賣墨耳。適聞講易至小畜。其說非是。邵驚遽揖之坐。墨者脫履置案上。取

墨一丸。日暹信十千。一坐皆笑。墨者納履。取硯滌之。試墨置日影中。貯墨而出。日抵暮。復來。常知十千。非貴也。邵且笑且駭。少頃。視硯墨之所濡。徹底爲黃金。與日影相耀。邵惋悵不已。必呂公也。

▲李抱真（乘鶴冲天）

孔平仲

李抱真晚節好長生之術。有方士孫季長者。爲抱真鍊金丹。給抱真曰。服之當升仙。遂署爲賓寮。數謂參佐曰。此丹秦皇漢武皆不能得。惟我遇之。它日朝上清。不復偶公輩矣。復夢駕鶴冲天。寤而刻木鶴。衣道士衣以習乘之。凡服丹二萬丸。腹堅不食。將死。不知人者數日矣。道士牛洞元。以豬肪穀漆下之。殆盡。病少間。季長復曰。垂上仙。何自棄也。益服三千丸。頃之卒。

▲韓生（預留月光）

蔡絛

桂林有韓生。嗜酒。自云有道術。人初不大聽重之也。一日欲自桂過明。同行者二人。俱止桂林郊外僧寺。而韓生亦來。夜不睡。自抱一籃。持匏杓。出就庭下。衆共往視之。則見以杓酌取月光。作傾瀉入籃狀。爭戲之曰。子何爲乎。韓生曰。今夕月色難得。我懼他夕

風雨儻夜黑。留此待緩急。爾衆笑焉。明日取視之。則空籃弊杓如故。衆益哂其妄。及舟行至邵平。共坐江亭上。各命僕辦治殺膳。多市酒。期醉適會天大風。俄日暮。風益亟。燈燭不得張。坐上墨黑。不辨眉目矣。衆大悶。一客忽念前夕事。戲勸韓生曰。子所貯月光。今安在。寧可用乎。韓生爲撫掌而對曰。我幾忘之。微子不克發我意。即狼狽走。從舟中取籃杓而一揮。則白光燦焉。見於梁棟間。如是連數十揮。一坐遂盡。如秋天晴夜。月色灑灑。秋毫眞睹。衆乃大呼。痛飲達四鼓。韓生者。又酌取而收之。籃夜乃黑如故。始知韓生果異人也。

▲道人灸術（祝由靈術）

陸游

祖母楚國夫人。大觀庚寅。在京師。病累月。醫藥莫效。雖名醫如石藏用輩。皆謂難治。一日有老道人。狀貌甚古。銅冠緋氅。一了髻童子。操長柄白紙扇。從後過門。自言疾無輕重。一灸立愈。先君延入。問其術。道人探囊出少艾。取一磚灸之。祖母方臥。忽覺腹間痛甚。如火灼。道人遂徑去。曰。九十歲。追之。疾馳不可及。祖母是時未六十。後二十餘年。年及八十三。乃終。祖母沒後。又二十年。從兄子楫。監三江鹽場。偶飲酒於一士人毛氏。忽

見道人衣冠及童子。悉如祖母平日所言。方愕然。道人忽自言。京師磚灸事。言訖遽去。遍尋不可得。毛君云。其妻病。道人爲灸屋柱十餘壯。脫然愈。方欲謝之。不意其去也。世或疑神仙以爲渺茫。豈不謬哉。

▲林靈素（空中致雨）

周 輝

宣和崇尚道教。黃冠出入禁闈。號金門羽客。氣燄赫然。林靈素爲之宗主。道官自金壇。郎至太虛大夫。班秩與庭臣同。靈素初除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視中大夫。後。擢至大中大夫。冲和殿侍晨。視兩府。道官同文官。編入雜壓。仍每遇郊恩。封贈父母。一日盛暑亭午。上在水殿。熱甚。詔靈素作法祈雨。久之。奏云。四瀆上帝皆命封閉。唯黃河一路可通。但不能及外。詔亟致之。俄震雷大震。雲皆濁流。俄頃即止。中使自外入。言內門外赫日自若。徽宗益神之。宣和末。死於温州。未死間。先自簪平日錫賚物。寄之郡。帑且爲治命。殮以容身之棺。棺中止寘所賜萬歲藤杖。杖封窆甚固。建炎初。唯下温州。籍其貲而已。後數年。有內侍洗手。劉太尉之姪。避地至長沙。於酒肆見一馳裘丈夫。負壁而坐。熟視。乃靈素也。劉叩先生何爲至此。靈素曰。吾亡命爾。向不早爲此。身首異處。

矣。候失所在。靈素狡獪。幸震一時。及勢衰事變。復以譎詐遁去。異哉。後塋永嘉黃土山。先命見石龜方下棺。開穴深數丈。果得之。

▲萬迴(日行萬里)

錢易

萬迴。唐閩鄉人也。神川若不足。人謂愚癡。無所能。其兄戍安西。久不得問。雖父母亦謂其死矣。日夕悲泣而憂思焉。萬迴顧父母感念其兄。忽跪而言曰。涕泣豈非為兄耶。父母且疑。且信曰。然。萬迴曰。詳思我兄所要者。衣裝糗糧巾履之屬。悉備焉。某將往觀之。忽一朝齋所備而去。夕返。告父母曰。兄平善矣。發書視之。乃兄迹也。宏農抵安西。蓋萬餘里。以其萬里而迴。故曰萬迴也。萬迴貌若愚癡。忽有此舉。人皆驚為神異。睿宗在藩邸時。多行遊人間。萬迴每於聚落街衢中。高聲曰。天子來。或聖人來。信宿間。上必經過徘徊也。安樂公主。上之季妹也。附會章氏。熱可炙手。道路懼焉。萬迴望見車騎。連聞於外。梓人進裨幾。有小白之泚。後葬於赤山邢后之側。不久。雷震毀攢。人共怪云。

▲林靈素(燃土生香)

曾敏行

林靈素。以方士得幸徽廟。跨一青牛。出入禁衛。號曰金門羽客。一日有客來謁。門者難

之。客曰。予溫人。第入報。靈素者鄉人厚。即延入焉。客入。靈素與見我何爲。客曰。有小術。願試之。即撚土炷爐中。且求杯水。嚙案上。覆之以杯。忽報車駕來。幸道院。靈素倉皇出迎。不及辭別。而其人去。上至院中。聞香郁然。異之。問靈素何香。對曰。素所焚香。上命取再焚。殊不類。屢易之而益非。上疑之。究詰頗力。靈素不能隱。遂以實對。且言嚙水覆杯事。上命取杯來。牢不可舉。靈素自往取。愈牢。上親往取之。應手而舉。仍得片紙。紙間有詩云。捻土爲香事有因。如今宜假不宜真。三朝宰相張天覺。四海閒人呂洞賓。靈素曰。是眷衰。未幾放歸溫州而死。

▲路真官（文書治鬼）

曾敏行

路真官爲兒童時。有一道人謂曰。能辦二十千來用。當授子以一術。路信之。然尙爲兒童。累時營求。然後能具。道人者持錢去。數日。邀路往一屋。扃閉屋中。有油與蜜數甕。令食之。久而後盡。大瀉血穢。幾死。乃刻符印。及以文書治鬼之法。其父知之。則盡舉其符印文書藏去。尋又得之。父意其竊取。詰責對曰。非竊也。不知又何從來耳。其父怒。破其符印。焚其文書。有頃。符印文書復具。父乃知其有異。不復禁其所爲。路能作太陽丹。

置蒸餅麴果粒於掌。望太陽嘘呵。揉而成丹。其色微紅。以授病者服之。良愈。崇觀中有宮婢病狂邪。如有所憑。召路入禁中。令作丹而不能成。左右譁曰。不曾帶得廂王家藥料來耳。蓋京師廂王家賣胭脂也。路曰。適被召迫促而來。神氣不定。故丹不成。乞賜盥漱再造。有旨賜之。已而成丹。以授病者。下嚥而愈。路之捕治鬼物。其術甚神。人多能言之。其子孫嘗爲人言其得術之初如此。

▲閒樂異事（預知生死）

費 袞

閒樂陳公伯修。宣和三年。以祠官居南徐。一日晝寢。夢至一處。殿宇巍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正坐。侍衛環列。贊者引公拜殿下。命之升殿。慰藉久之。謂曰。卿平生論事章疏。可悉錄以進呈。公對曰。臣在杭州日。因陳正彙事。郡守賈偉節遣人搜取。多已焚滅。今恐不能盡記。帝曰。能記者錄以進。卽有仙宮導公至廡下幕中。設几案筆硯。有一清冊。公方沉吟間。仙官曰。不必追記。盡在是矣。開冊示之。則平日所草章疏具在。雖經焚毀者。亦備載無遺。公卽袖以進。帝喜曰。已安排卿第六等官矣。遂覺。呼其子大理寺丞昱至前。引其手。按其頂。則十字裂如小兒額。其熱如火。謂之曰。與吾書謁刺數十。將別親

舊吾去矣。其子請曰：大人何往？公告以夢。子曰：此吉夢。其殆有歸詔耶？公曰：不然。豐和之臨終，亦夢朝帝，蓋永歸之兆也。已而再寢，頃之覺，復謂其子曰：適又夢入黑漆屋三間，此棺槨之象。吾去必矣。俄南徐太守虞純臣遣人招其子，告之曰：適尊公爲狀，句挂冠。正康彊，何乃爾？莫測其意。是以扣公言未既，聞傳呼陳殿院來。若已知其故者，謂太守曰：死生定數也。公何訝？戒其子曰：凡吾治命事，不可妄易。遂歸，攜親戚數十人，酌酒告別。既退，命諸子婦皆坐，置酒。諄諄告戒。家人見公無疾而遽，若是，愕眙不知所答。治夜入寢，有婢杏香奔告諸子曰：殿院咳逆不止，若疾狀。諸子亟走至，則已跌坐，而一足猶未上。忽其子爲收之，纔畢而終。終之七日，忽有僧欲入弔。其家以素不之識，止之。僧云：我誠不識公，但疇昔之夜，在瓜洲，忽夢一官人，著朱騎馬，導從甚盛，凌波而北。人馬皆不濡。傍人指云：此陳殿院也。汨入城，見羣僧來作佛事，乃知之。故欲瞻敬遺像，非有所求也。時名流多作挽詩，紀其事。黃冕仲（裳）云：不須更草玉樓記，已作僊宮第六人。張子韶（九成）云：凌波應作水中仙，蓋謂此乃知世之偉人，皆非混混流轉者。傳說騎箕而爲列星，其可信矣。

▲范信中（葯丸變人）

費 衮

范寥。字信中。蜀人。其名字見山谷集。負才豪縱不羈。家始饒給。從其叔分財。一月輒盡之。落寞無聊賴。欲應科舉。人曰。若素不習此。奈何。范曰。我第往。即以成都第二名薦送。益縱酒。遂毆殺人。因亡命。改名曰花。但石蓋增損其姓氏爲廋語。遂匿傍郡。爲園丁。久之。技癢不能忍。書一詩於亭壁。主人見之。愕然曰。若非園丁也。贈以白金半笏。遣去。乃往稱進士。謁一鉅公。忘其人。鉅公與語。奇之。延致書室。教其子。范暮出歸。輒大醉。復毆比子。其家不得已。遣之。遂椎髻野服。脂某州持狀投太守翟公。求爲書吏。翟公觀其所書。絕精妙。因留之。時公巽參政立屏後。翟公視事退。公巽前問曰。適道人何爲者。翟公告以故。公巽曰。某觀其眸子。非常人。宜詰之。乃召問所以來。范悉對以實。問何經。曰。治易書。翟公出五題試之。不移時而畢。文理高妙。翟公父大驚。敬待之。已而歸南徐。實之郡庠。以錢百千畀州教授。俾時調其急闕。且囑之曰。無盡了之。彼一日費之矣。頃之。翟公得教授者書云。曰。范之留。一學之士。爲之不寧。已付百千與之去。不知所之矣。未幾。翟公捐館於南徐。忽有人以袖掩面大哭。排闥徑詣總帷。闔者不能禁。從之人皆

驚公異默念此必范寥。哭而出。果范也。相勞苦。留之宿。天明。則翟公几筵所陳白金器皿。蕩無子遺。訪范亦不見。時無幃婢僕。門內外人亦甚多。皆莫測其何以能攜去。而人不之見也。遂徑往廣西。見山谷相從久之。山谷下世。范乃出所攜翟氏器皿。盡貨之。爲山谷辦後事。已而往依一尊宿師。素知其人。問曰。汝來何爲。曰。欲出家耳。能斷功名之念乎。曰。能。能斷色慾之念乎。曰。能。如是問答者十餘反。遂名之曰恪能。居亡何。尊宿死。又往茅山投落拓道人。卽張懷素也。有妖術。呂吉甫。蔡元長皆與之往來。懷素每約見吉甫。則於香合或茗具中。見一圓藥。跳擲久之。旋轉於桌上。漸成小人。已而跳躍於地。駸駸長大。與人等視之。則懷素也。相與笑語。而率以爲常。時懷素方與吳儲侔謀不軌。儲侔見范愕然。私謂懷素曰。此怪人。胡不殺之。范已密知之矣。一夕。儲侔又與懷素謀。懷素出觀星象。曰。未可。范微聞之。明日乃告之曰。某有秘藏遁甲文字。在金陵。此去無多地。願往取之。懷素許諾。范旣脫。欲詣闕。而無裹糧。湯侍郎（東野）時爲諸生。范走謁之。值湯不在。其母與之萬錢。范得錢。徑走京師。上變。時蔡元長趙正夫當國。其狀止稱右僕射。而不及司空。左僕射。蓋范本欲併告蔡也。是日趙相偶謁告。蔡當筆。据案問曰。

何故忘了司空耶。范抗聲對曰。草茅書生。不識朝廷儀。蔡怒目嘻笑曰。汝不識朝廷儀。卽下吏捕儲侔等。獄具。懷素將就刑。范往觀之。懷素謂曰。殺我者乃汝耶。范笑曰。此朝廷之福爾。又謂刑者曰。汝能碎我腦蓋。乃可殺我。刑者以刃斫其腦。不入。以鐵椎擊之。又不碎。然竟不能神。卒與儲侔等坐死。洎第賞。范曰。吾不能知。此湯東野教我也。遂急逮湯。湯惶駭不測其由。既至。白身爲宣德郎御史臺主簿。范但得供備庫副使。勾當在京。延祥觀。後爲福州兵鈐。其人縱橫豪俠。蓋蘇秦東方朔郭解之流云。

▲盜

智（剪紙爲人）

費 亥

俚語謂盜雖小人。智過君子。此語固可鄙矣。然盜之姦詐。實有出人意料者。可誅也。高郵民尉九。疾足善走。日馳數百里。氣勢猛壯。非得棧不能止。爲盜寢淫傍郡。淮人皆苦之。其居高郵闌闌間。日則張食肆。夜則爲盜。一日晨起。方坐肆間。有道人來食湯餅。食已。邀尉至閒處。呼爲師父。且拜之。尉訝之曰。何爲者。道人曰。某亦有薄技。然出師下遠。甚。聞楚州城外。有一富家。今願偕師行。庶藉有所獲。尉許諾。使之先往。道人即馳去。逮夜。尉張燈閉肆。怒其僕執事不謹。毆之。僕紛拏不服。乃呼邏者。廂官俱繫之。須翼日。

密謂曰。吾與若厚。且家於此。必不竄。若姑縱吾歸。當復至也。邏之。尉得釋。即踰城。馳百里至楚城外。蹶蹶方。道。道人果先在。相見喜甚。尉自窗入。約道人伺於外。既入其室。視所藏金珠錦綺爛然溢目。即以百緜擲出。道人分兩囊負之。斯須。尉復由屋窗出。道人。天下惟尉爲愈。已不如殺之。即拔刃斷其首。隨墮地。視之。則紙所爲也。尉由他戶。馳歸高郵。就逮。大方辨色。道人負重行遲。爲追者所及。執送楚州獄。自列與尉同爲盜狀。州爲檄高郵。高郵報云。是夕尉自與僕有訟。方繫有司。無從可爲盜也。道人終始墮其計。卒自伏辜。狡險萬端。有術以自將。屢爲穿窬。官卒不能捕。又有士夫調官都下。所居逆旅。前。茗坊。與染肆相直。士無事。日憑茶几。閱過者。一日見數人往來其前。數四。若睥睨染肆者。殊訝之。一夫忽前耳語曰。某輩經紀人也。欲得此家所暴。縑帛。告官人勿言。士曰。此何預吾事。而肯饒舌耶。其人拱謝而退。士私念彼所染物。皆高揭於通衢之前。白晝萬目共覩。彼若有術可竊。則真黠盜也。因諦觀之。但見其人時時經過。或左或右。漸久漸疎。薄暮則皆不見。士笑曰。彼妄人。果給我。卽入房將索飯。則其室虛矣。

▲張元素（天帝下降）

王 鞏

張元素。字君節。從事荆南府。其同事楊久中。一日忽遇天帝降其室前。有鸞鶴鳳凰祥雲先至。帝有隨身宮殿。光彩煥耀。一室之間。望之不窮。遂錫久中曰廉正君。其妻及子皆有名號。論物外事。皆非世人所知。語甘閒事。大小無不驗。楊置花枝數盆於室前。卽生根株於盆中。隨四時開落結實。皆不盈尺。而根株盤結。與常木無異。病者取花盆中水飲之。卽愈。荆南守孫順龍圖病目。點之。隨手而愈。久中後爲朝奉郎。七十餘歲。卒於睦州。其妻子奉事。今如故。

▲唐碩夫談異人事（仙術取果）

王 鞏

湖南提刑唐程。字碩夫。過高郵。謂余曰。治平二年九月。自吉州作邑。過長沙。一老人以扁舟載竹兀子就舟貨。見其竹如白牙。因買之。至四年。攝軍京局。因上馬。馬蹶。其兀壞。竹脚中破。內有雕刻字曰。某年月日造。某年月日破。王押。與破之日無差。其字以朱塗之。既駭前識之異。而竹未破時。其心安得而書之。竹工必異人也。又云。其父譚爲湖北漕。一日有一道人。持刺造門。但全幅書一登字。延坐問之。曰徐登也。館之庵中。不食。日

飲酒一斗。或見羣卒飯。輒取一掬食之而已。閒與鄭毅夫內翰宴飲。雖妓女笑語戲弄無度。或發其陰視之。童兒也。閒與唐漕飲。取千里外物。不移刻。一日唐欲河東蒲桃。又思峽中新荔子。酒數巡。則令人就其臥屏間取之。皆美新若方折枝者。唐坐中見劉莘老。時劉爲荆南職官。徐語唐曰。此人異日爲宰相。但不久耳。久之告別甚遽。唐曰。何之。答曰。大抵天地間。萬物皆有數。不可逃也。我將之復州。願求一書遺復守。記以後事。如其言。既至復謁守曰。乞一棺。柩開九穴。葬於無人之境。後三日卒。復守如其言葬之。以書報唐。亟往與守倅僚吏。發棺視之。衣一襲而已。後旬餘與毅夫語其事。間有京遞至。發之。得嵩山道士與毅夫書云。徐先生來。聞動靜甚詳。校其至嵩日。乃卒於復之日也。唐碩夫親見之。

▲女 伶(術召美女)

闕 名

女伶陳嘉慶。居後市街之東。夜獨寢。夢有人黑而長。縑衣素裳。俯瞰其榻曰。元司法有約。不可不住。嘉慶欲呼母與婢。而聲不得出。乃應之曰。今已午夜矣。無人荷轎。不可去也。我未省識元司法。縱可去。亦不汝從。汝來不由戶。豈非鬼乎。其人曰。肩輿在門外矣。

夜深不須治鉛黛睡妝故自佳。以手中扇揮之。嘉慶覺身不自制。從牖中出。至門。又有肩輿二人負之。乘空行。至清冷橋下。見一士出迎。升樓。暫而多髯疎俊人也。留飲款昵。既曉。復以轎送之歸。既寤。以語其母。猶謂偶然。明日他客來。方舉杯。忽冥然坐寐。其聲如雷。呼挽皆不醒。客怒而去。逮曉乃寤。則夢遊也。自是每夕皆然。嘗從元司法求釵珥香扇之類。皆在枕旁。嘉慶視元頗當其意。亦樂之。謂姥豈真有是人能此於夢乎。彼非無資者。倘能身相從。賢於夢魂遠矣。姥求之清冷橋。果有赴調元司法。肖貌皆如女所言。屏人密問之。謝無有。又一月。嘉慶不復夢。視元則已歸。他日遇諸塗。則目逆而笑。不知元生以致術之耶。抑偶然耶。

▲司馬郊（飛行奇術）

吳淑

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遊於江表。常被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百里。衣褐不改作。而常新。所爲籠暴。人無敢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宣州。聞元觀自宣之歙。時道士紹修默亦往歙州。至城門。遇之。與同行。修默避之。先生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郊續至。修默隱身潛窺之。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因而凌辱之。主人

初亦並謝。郊不爲已。而吏擊之。既而互相搏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皆聚觀。乃召集鄉里。縛其主人。險屍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日行。至中夜。復聞店中喧然曰。已失司馬尊師矣。而人方悟郊詐死。釋其主人。修默明日侵曉乃行。至前百里許。問人曰。司馬尊師何時過此。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日已早過矣。及到歙州。問之亦然。每往來上江諸州。王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曰。方風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人共拜勸之。郊怒不聽。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人無敢近之者。俄而火甚。焰出於竹瓦之隙。人皆惶駭。既而火滅。郊所有器什皆盡。所臥牀皆熏灼。而薦席無有焦者。有朱翱者。爲池州法掾。郊適詣之。謂朱曰。君色甚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念我。或呼我姓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病熱疾。數日甚劇。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求祐。初朱已病。惡見人在已前。有小吏陳某者。常指使如意。令人室侍疾。亦叱去之。家人守之戶外。無得人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之。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令更進一服。家人驚

曰。比不令人入室。陳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垂祐也。自是朱疾漸平。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劇。觀主欲申白官司。先以意聞郊。郊怒曰。吾疾方愈。何勞若此。既漸困篤。觀上不得已。乃口白縣令姚蘊蘊。使人候問之。郊曰。姚長官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怒。忽理結束。經入某山中。其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觀主將捶之。觀中道士共禮拜求救。乃免。嘗至洪州市中。探鮓食之。市中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面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素知其名。方善勸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不勝其忿。杖之至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死矣。既而果然。後入廬山。居簡寂觀。因醉臥數日而卒。臨終。令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唯杖在焉。

▲耿先生(黃雪成銀)

吳淑

耿先生者。江表將校耿謙之女也。少而明慧。有姿色。頗好書。稍爲詩句。往往有嘉旨。而明於道術。能拘制鬼魅。通於黃白之術。變怪之事。奇偉恍惚。莫知其何從。行也。保大中。江淮富盛。上好文雅。悅奇異之事。召之入宮。蓋觀其要。不以貫魚之列待。特處之列院。號曰先生。先生常被碧霞帔。見上多持簡。精彩卓逸。言詞朗暢。手如鳥爪。不便於用。飲

食皆仰於人。復不喜行。宮中常使人抱持之。每爲詩句。題於牆壁。自稱北大先生。亦莫知其旨也。先生之術。不常的。然發揚於外。遇事則應。闇然而彰。上益以此重之也。始入宮。問以黃白之事。試之皆驗。益復爲之。而簡易不煩。上嘗因暇。願謂先生曰。此皆因火以成之。苟不須火。其能成乎。先生曰。試爲之。殆亦可。上乃取水銀。以唾紙重複裹之。封題甚密。先生內於懷中。良久。忽若裂帛聲。先生笑曰。陛下嘗不信下妾之術。今日而觀。可復不信耶。持以與上。上周視。題處如舊。發之。已爲銀矣。又嘗大雪。上戲之曰。先生能以雪爲銀乎。先生曰。亦可。乃取雪實之。削爲銀錠狀。先生自投於熾炭中。灰埃坌起。徐以炭周覆之。過食頃。曰可矣。乃持以出。赫然洞赤。置之於地。及冷。爛然爲銀錠。而刀迹俱在。反視其下。若垂酥滴乳之狀。蓋初爲火之所融釋也。因是先生所作雪銀甚多。上誕日。每作器用。獻以爲壽。又多巧思。所作必出於人。南海嘗貢奇物。有薔薇水。龍腦漿。薔薇水清泚郁烈。龍腦漿補益男子。上寶惜之。每以龍腦漿調酒服之。香氣連日不絕於口。亦以賜近臣。先生曰。此未爲佳也。上曰。先生豈能爲之。曰。試爲。應亦可就。乃取龍腦。以細絹袋之。懸於琉璃瓶中。上親封題之。置酒於其側而觀之。食頃。先生曰。龍腦已

漿矣。上自起。附耳聽之。果聞滴瀝聲。且復飲。少選。又視之。見琉璃瓶中。湛然如勺水矣。明日發之。已半瓶。香氣酷烈。逾於舊者。還矣。先生後有孕。一日謂上曰。妾此夕當產。神孫聖子。誠在此耳。請備生產所用之物。上悉爲設之。益令宮人宿於室中。夜半。列風震霆。室中人皆震懼。是夜不復產。明日。先生腹已消。如常人。上驚問之。先生曰。昨夜雷電中生子。已爲神物持去。不復得矣。先生嗜酒。至於男女大慾。亦略同於常。後亦竟疾。終古有神仙。多晦跡混俗。先生豈其人乎。余頃在江南。嘗聞其事。而宮掖秘奧。說者多異同。及江南。牛在京師。嘗詣徐半雨游。游即義祖之孫也。宮中之事。悉能知之。因就質其事。備爲余言。

▲ 潘 辰 (落葉變魚)

吳 淑

潘辰者。大理評事潘鵬之子也。少居於利州樵採雞籠山。以供養其親。嘗過江至金陵。泊舟秦淮口。有一老父。求同載過江。辰敬其老。許之。時大雪。辰市酒與同飲。及江中流。酒已盡。辰甚恨其少。不得醉。老父曰。吾亦有酒。乃解巾於髻中。取一小葫蘆。十頃之極。飲不竭。辰驚益。以之。及至岸。謂辰曰。十事親孝。復有道氣。可教也。乃授以道術。辰自是。

所爲詭異。世號之爲潘仙人。能掬水銀於手中。按之即成銀。嘗入人家。見池沼中有落葉甚多。謂主人曰。此可以爲戲。令以物漉取之。置之於地。隨葉大小。皆爲魚矣。更棄於水。葉復如故。有蒯亮者。嘗至所親家。同坐者數人。見屐過於門。主人白之。乃至。因謂屐曰。請先生出一術以娛賓。屐曰。可。顧見門前有鐵砧。謂主人曰。得此鐵砧。可以爲戲。因就假之。既至。屐乃出一小刀子。細細切之。至盡。坐客驚愕。既而曰。假人物不可壞之也。乃合聚之。砧復如故。又於袖中出一幅舊方巾。謂人曰。勿輕此。非一人有急。不可從余假之。他人固不能得也。乃舉以蔽面。退行數步。則不復見。能背本誦所未嘗見書。或卷而封之。置之於前。首舉一字。則誦之終卷。其間點竄塗乙。悉能知之。所爲多此類。亦不復盡紀。後亦以疾卒。

▲江處士(神術禦怪)

吳淑

歙州江處士。性冲寂。好道。能制鬼魅。鄉里中嘗有婦人。鬼所附著。家人或髣髴見之。一夜。其夫覺有人與婦共寢。乃急起持之。呼人取火共縛。及火至。正見捉己所繫腰帶也。廣求符禁。終不能絕。乃往詣江。江曰。吾雖能禦之。然意不欲與鬼神爲讎。爾既告我。當

爲遣之令歸家灑掃一室。令一童子烹茶待吾至。無得令人輒窺。如其言。江尋至。入室坐。令童子出迎客。果見一綠衣少年。貌甚端雅。延之入室。見江再拜。江命坐。乃坐啜茶。不交一言。再拜而去。自是婦人復常。有人入山伐木。因爲鬼物所著。自言曰。樹乃我之所止。汝今見伐。吾將何依。當假汝身爲我窟宅。自是其人覺皮膚之內。有物馳逐。自首至足。靡所不至。人不勝其苦。往詣江。人未至。鬼已先往。江所居有樓。樓北有茂竹。江方坐樓上。覺神在竹林中。呼問之。鬼具以告。且求救過。江曰。吾已知矣。尋而人至。謂之曰。汝可於鄉里中覓空屋。人不居者。復來告吾。人往尋得之。江以方寸紙置名與之。戒之曰。至空屋棄之。如言而病久。又嘗有人爲夔鬼所撓。其家置圖畫於樓上。皆爲穢物所污。以告之。江曰。但封閉樓門三日。當使去之。如言。三日開之。穢物盡去。圖畫如故。余有所知。世居歙州。親見其事。

▲張訓妻（珠娘入夢）

吳淑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口大。時人謂之張大口。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所得故敝。不如意。形於詞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

吳公謂張曰。所得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諸將馬。訓所得。復驚弱。訓亦不滿意。妻復言如前。明日吳公又問之。訓復以爲言。公曰。爾家事神耶。訓曰。無。公曰。昔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夜夢一婦人。衣真珠衣。告予曰。公賜張訓甲甚敝。當爲易之。及吾問汝。然乃爲汝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告予曰。張訓所得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不能測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訓未嘗見之。一日妻出。訓竊啓之。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曰。右開我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之。陰欲殺之。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能殺君。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不免。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洪州書生（殺人滅迹）

吳淑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一日坐窗下。時雨霽泥濘。而微有路。見一小兒賣鞋。狀甚貧窶。有惡少年與兒相遇。絀鞋墜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日未有食。待賣鞋營食。而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之。爲償其值。少年怒曰。

兒就我求錢。汝何預焉。因辱罵之。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留之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及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之前。曰。旦來惡子。吾不容。已斷其首。乃擲之於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子。然斷人之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苦。乃出少藥。傅於頭上。捽其髮摩之。皆化爲水。因謂成曰。無以奉報。願以此術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士。不敢奉教。書生於是長揖而去。重門皆鎖閉。而欠所在。

▲李英華（丹砂辟穀）

陳鵠

余聞英華之事舊矣。歲在庚辰。道出縉雲。訪其遺跡。得縉雲令。毅夫贈英華詩集一編。考其年代姓名。乃元豐二年夏五月。縣令開封李長卿女也。李有一女。慧性過人。聞誦詩書。皆默記之。姿度不凡。俄染癘疾。而逝。殯於邑之仙巖寺三峰閣。李公滿罷。因昇以歸。宣和庚子。盜起嚴之青溪。所過焚燬無遺。惟三峰閣獨存。主簿以爲廨舍。每見女子。態貌綽約。綵衣翩躚。嘯歌自得。命玉虛羽士奏詞。終莫能去。簿遂移於寺浴堂故址。別剏廨宇。遂無所見。代者濟南王傳慶長興。與弟傳及內表曹穎偕來。館曹於廨。治之

東未幾。曹神氣恍惚。若有所憑。一夕吏散。庭空月明。曹與女羅觴豆。獻酬懽洽。嚴更者黎明。告於簿簿。驚愕。力扣曹。曹不可隱。具言有女子。每夕叩扇而至。與語皆出塵氣象。詰其姓氏。曰開封李長卿女。秀萼其名。英華其字。父任邑令。隨侍而至。偶遇真人。授丹砂。辟穀有年。身輕於羽。蓬萊雖遠。一念至。則瞬息間耳。若青城紫府桃源天台。吾遊息之所也。仙都達尊。特僑寓爾。知子鰥居。故來相慰。更唱迭和。殆無虛日。時長至節。傳慶休於中堂。空中聞笑語聲。王云。汝非英華邪。挹而問焉。與曹之言無少異。自是形迹不秘。去來不時。窗壁題染。在在可錄。王盡至見之。不以為怪。有親陳觀察者。挽之從軍。將就道。英華情不忍釋。祖於黃龍之僧舍。與訣曰。妾與子緣斷矣。念寓簿舍日。子嘗求辟穀方。豈靳而不與者。但子宿緣寡淺。塵業未償。非仙舉之姿。他時當有兵難。妾豈能終為子保。故授靈香一瓣。有急請爇以告。當陰有所護。不然亦無如之何也。曹公勇為朔方之行。不意獲譴。麾下追惟英華之言。欲取所遺香爇之。軍行無宿火。卒正法。英華詩百餘篇。其警句。有春日述懷二絕云。三月園林麗日長。落花無語送春忙。柳棉不解相思恨也。逐遊蜂過短牆。林園簇簇日暉暉。白蝶黃蜂相在飛。公子醉眠芳草岸。風移花

片點春衣。又云。醒酒清風搖竹去。催詩小雨過山來。又綠髮照波秧正暖。黃雲臥隴麥初成。非詩人所易到也。其詩無淒涼悲怨之詞。皆豔麗歡愉之語。殆亦鬼中之仙耶。若言曾生之遇尤異。余友人曾亨仲少隨表兄陳夢良任岳之嘉魚尉秩滿移寓於崔府君祠。館曾於東廡。忽一夕。聞窗外異香撲鼻。微吟云。芳心欲對誰訴。惟有清風明月知。次夜復吟。曾穴窗視之。彷彿有女子過廡下。但見雲鬢斜髻。若懶妝之態。晨夕出入。與之遇。力扣其姓氏。不告。強挽之。乃云。妾本府君之女。又問其年若干。云。年當二八時。又問何故懶妝。云。對妝慵覽鏡。又問答我一似吟詩。云。拈筆愛題詩。一日。曾往祠下。遍閱無女子像貌。疑是寓居女。恐事覺。欲絕之。女云。君若見疑。可同往。乃引至一大府。有童姬百輩。候迎於門。延至中堂。茶湯罷。登望月臺。羅列饌酒。果甚設。酬勸浹洽。臺旁有碑。記其歲月。云。無爲子撰。曾問無爲子是何人。云。卽妾也。酒罷。已五鼓。曾攜果核歸。醉寢。其子姪至。取其果與之。無異人間者。又嘗吟云。欲擇純良婿。須求才學兒。期君終遠大。富貴我皆知。曾云。何以知之。云。吾父掌人間善惡禍福各有簿。吾嘗竊視之。曾遂扣以前程事。云。遇雞年即發。自此每夕寢處如常。但神情頗瘁。其家疑爲妖魅所惑。

力扣之。乃以實告。郡有孔法師。符法甚靈。乃密以狀告。孔爲具牒。令就城隍司投之。且云。今夜若有影兆。見報。是夕。府君從窗外長歎而過。有數獄卒。押其女隨後。女舉手指。曾數其負約。翌日。孔咒符與飲。自此遂不至。八月。郡以祠爲漕試院。遂移寓南草市。女子復來。前後往來不可禁。唱和詩詞盈軸。其家視以爲常。亦不復怪。來春。曾欲試上庠。女泣別曰。與君相從計久。苦留不住。先動必有災。前途宜自謹。曾至黃池鎮。一夕被寇。席捲而去。曾狼狽而歸。至中都。復丁母艱。始驗其言。後累舉。遇雞年皆不驗。後館於趙大資德老之門。至癸酉歲。果請浙漕薦。年幾七旬矣。女子之言異哉。余謂妖魅之惑人。未有久而不斃者。獨二子所遇。不能爲之害。曹果死於兵難。曾雖躑躅不第。年逾八秩。以壽終。余淳熙甲辰。初識曾於臨安郡庠。一日。乘其醉扣之。曾悉以告。嘗爲作傳以紀其事矣。亨仲乃鄭鑑自明之內表。嘗以其事語於伯恭先生。士夫間亦有聞之者。讀李華英集。某以其事正相類。因併錄之。

▲草鞋大王（預知官爵）

劉昌詩

紹興癸丑。予客淮南。時右司陳子長（損之）蜀人也。以庾節攝楚州。往訪。至。從容言及

蜀道上。有百年古木。枝葉繁茂。陰可庇一畝。故東西行者。多憩其下。或易屣履。則以其舊拋挂於枝上。以爲戲。久而積千百繡。亦有卜心事者。往往皆應。人固神之。忽一士人。應舉過之。旁無人焉。取佩刀削樹皮。書曰草鞋大王。某年月日降。莫有知者。泊回塗。則已立四柱小廟堂矣。士笑而不言。三年再至。則祠宇壯麗。亦有十數家於其側。驚而問焉。則備言其靈感。士乃留宿而扣神曰。神之號。蓋某戲書。胡然而至此盛邪。抑神何人也。是夕夢神紫綬而請見。告之曰。予此近老鋪兵也。平生不敢欺心。揀汰之後。每見負重而不能前者。因爲送五里以息其肩。無他長也。不謂上帝錄是勞績。願未有所處。得牛羣書此號。遂受勅繼血食。士曰。若何爲而能靈感。神曰。是非予所能也。每有禱兩暘。或休咎。卽爲奏帝。帝以其誠。隨扣得請爾。士曰。然則某之前程。可問乎。神曰。諾。再夕。夢神告曰。必俟某年而後登第。當至何官。已而皆驗。然則神亦何常之有。人苟有一善。上帝無不錄之。積惡亦然。可不知所擇哉。

▲宗本遇異人（心靈奇術）

吳 垌

僧宗本者。邵武田家子。宣和元年。因餉田行山陬中。遇道人麻衣椎髻。丐食。本曰。吾父

未晡餐。可同至家取食否。道人怒唾左拇端。抽一劍脅之。本對如初。道人笑曰。獠子可教。解衣帶小瓢。傾紅藥三顆授之。本舉掌欲服。問其二墜地不可得。但無其一。道人復笑曰。分止此耳。忽不見。本不復歸家。入進村雙林院。止佛殿上。即能談僧徒隱事。咸驚異。走告其家。妻子來視。斥去不使入。明日。謹傳一鄉。來詢休咎者。系道不絕。郡將以下。咸遣書乞頌。本握筆瞑目。頌立成。筆法清勁可愛。寺僧指爲生佛。欲令久居。以壯聲勢。本曰。吾緣不在是。當往汀州謁定光佛。奮臂便行。至泰寧之豐巖。築其山水秀邃。亦夢紫衣金童人挽留。遂止不去。縣人共出錢爲祝髮。得廢丹霞院額。標其巖未幾。羅崎疇老。沙縣遣信招迎。欣然而往。時李伯紀丞相。自右史斥監邑征。本與頌曰。青共立。米去皮。此時節。甚光輝。伯紀因測。洎靖康初。得君。驟拜執政。方悟其語。鄧肅志宏。以諸生見本。本指伯紀謂肅曰。君他日貴由此人。及伯紀登庸。志宏白衣至。左正言。本留沙縣踰年。復還丹霞。建炎四年。伯紀自嶺外歸。見本。本大書机上。作紹興二字。明年果改元。語伯紀曰。茲地血腥觸人。當有兵起。公可居福州。從之。二月。環境盜起。邑落焚劉無餘。二年六月。伯紀帥長沙過邵武。迂道訪本。本送至建寧。趣其速行。戒之如泰寧。復大書

邑廳壁曰。東燒西燒。又連書七七數字。纔出境。江西賊李敦仁入邑。縱火。正七月七日也。本初住丹霞。有飛雀立化于佛前香爐上。疇老爲著瑞雀頌。人以爲師所感云。紹興十六年。豫言某日當去。至期無疾而化。本晚工詩。殖貨不已。尤吝嗇。視出一錢如拔齒。其徒多諫之。曰。此吾宿業也。

▲宣和宮人（書符斬鬼）

吳 垞

宣和中。有宮人得病。譫語持刃縱橫。不可制。詔寶籙宮法師治之。不効。盡訪京城道術者。皆莫能措手。於是閉之空室。不給食。如是數年。有程道士者。從龍虎山來。或以其名聞。命召之。上曰。切未可啓戶。彼挾刃將傷人。道士請以禁衛百。執兵仗圍其室。三匝。隔門與之語。且投符使服。宮人笑曰。吾服符多矣。其如子何。遂吞之。已而稍定。曰。此符也得。道士遂啓門。宮人譏譏不已。然既爲符所制。不能出。道士以刀劃地爲獄。四角書火字。叱之曰。汝爲何鬼所憑。盡以告我。不然舉輪火焚汝矣。不肯言。取火就四角延燒。始大叫曰。少寬我。將吐實。道士爲滅去兩角火。乃言曰。吾亦龍火山道士。死而爲鬼。凡丹呪法籙。皆素所習。故能解之。不意仙師有真符。今不敢留。願假數日而去。道士怒曰。

宮禁中豈宜久此。必速去。卽入奏曰。此鬼若不誅殛。必貽禍他處。非臣不可治。遂縛草爲人。書牒奏天。訖斬之。宮人卽蘇。

▲天津丐者（桃李成金）

吳 垌

書樓者。邵武人。赴調京師。過天津橋。遇丐者。爲人毆擊甚苦。王問之。曰。負錢五百。久不償我。王惻然。爲以囊中錢代償而去。他日復至橋上。丐者探懷取一餅餉之。王惡其衣服垢膩。鼻涕垂頤。謝不取。他日又見。拉王訪其家。家乃委巷窮閭。敗席障門。亦具酒果爲禮。王復不食。旣得官南還。行汴堤上。大風雨作。跬步不可前。望道間小旗亭。亟下車少駐。主人出迎。審其貌。則向丐者也。相見良悅。酌杯酒以進。王念曩日穢污。終不肯飲。其人曰。天氣苦寒。非酒無以禦。公強爲我釀此。再三持勸。訖不濡吻。其人殊怏怏。乃包果實數種爲贈。曰。姑以是別。王不忍重違。勉受之。上車數步。欲授其僕。覺甚重。啓視之。桃李石榴皆黃金也。方悟爲異人。大痛恨。以手擣雙目而哭。丐者又至。曰。此自官人無仙骨耳。去此二十年。當再訪公。勿恨也。指顧間。酒家與人皆不見。後二十年。以餌丹砂。疽發背死。

趙七使（天心正法）

吳 垌

宗室趙子舉。字升之。壯年時喪其妻。心戀戀不已。於房中飾小室。事之如生。夜獨宿次。覺有從室中啓戶出者。恐而呼侍婢。婢既響復寢。須臾間已至牀前。牽帳低語曰。莫怕。我來也。時精爽頓昏。不知死生之隔。遂與共寢。歡如平生。自是日日至。每飲食必對案。僕妾輩從旁窺之。無所見。但器中物亦類有人殘餘者。繾綣益久。意中憤憤。漸不喜食。行步言氣衰劣。然未與嘗人言。有道人乞食過門。適見之。歎曰。君甘與鬼游。獨不爲性命計。吾能行天心正法。今以授君。努力爲之。鬼不攻自退矣。子舉灑然悟。即再拜傳授。繪六甲六丁像。齋戒奉事。唯謹。妻猶如故態。頗亦不樂。時時常吁。如不得志者。又半年。涕泣辭訣曰。久留恐壞君法。吾去矣。遂絕不至。子舉從此奉法愈力。爲人治病輒驗。建炎二年。予妻族張氏。避地自京師南下。寓居揚州龍興寺。先是有祖姑嫁趙氏。夫爲絳州守。未赴。居太原。值虜騎圍城。姑隕於礮下。又有八叔者。爲賊所得。鬻食之。是歲妻祖母田氏病。彷彿見此兩人。在窗外。子舉適同居寺中。外舅以事告之。子舉焚香禱請。久而言曰。是一男子。一婦人。皆以非命死。然是公家戚屬。不宜加罪。當以酒幣善遣。

之如其言。病亦尋愈。

▲畢令女(玄女祕法)

吳 炯

路時中。字當可。以符籙治鬼著名。士大夫間。日日路真官。常齋鬼公案。自隋建炎元年。自都城東下。至靈璧縣。縣令畢造。已受代。蟻舟未發。聞路君至。來謁曰。家有仲女。爲鬼所禍。前後迎道人法師治之。翻爲所辱罵。至或遭箠去者。今病益深。非真官不能救。願辱臨舟中一視之。路諾許。入舟坐定。病女徑起著衣。出拜。凝立於旁。略無病態。泫泫有喜色。曰。大姐得見真官。天與之幸。平生抑鬱不得吐。今見真官。取一一陳之。大姐乃前來。媽媽所生。二姐則今媽媽所生也。恃母鍾愛。每事相陵侮。頃居。師有人來議婚事。垂就。唯須金釵一雙。二姐執不與。竟不成婚。心軼軼以死死後。冥司以命未盡。不復拘錄。魂魄漂搖。無所歸。遇九天玄女出遊。憐其枉。授以秘法。法欲成。又爲二姐壞了。大姐不幸生死爲此。妹所困。今須與之俱逝。以償至冤。且以謝九天玄女也。真官但當爲人治崇。有冤欲報。勢不可已。願真官勿復言。路君沉思良久。曰。其詞強。願畢令曰。君當自以善力禱謝之。法不可治也。女忽仆地。掖起之。復困憊如初。蓋出拜者。乃二姐之身。而

其言則大姐之言也。死已數年矣。明日二姐殂。路君來弔其父。曰：昨日之事。曲折吾所不曉。而玄女授法。乃死後事。二姐何以得壞之。君家必有影響。幸無隱。在我法中。當洞知其本末。畢令曰：向固有一異事。今而思之。必此也。長女既亡。菽於京城外僧寺。當寒食掃祭。舉家盡往。菽室之側。有士人居焉。出而扁其戶。家人偶啓封入房窺觀。仲女見案上銅鏡。呼曰：此大姐柩中物。何以在此。必劫也。吾以爲物有相類。且京師皆此者甚多。仲女力爭曰：方買鏡時。姊妹各得其一。鞏結襯緣皆出我手。所用紙某官謁刺也。視之信然。方嗟歎而士人歸。怒曰：貧士寓舍。有何可觀。不告而入。何理也。仲女曰：汝發墓取物。姦賊具在。吾來擒盜耳。遂縛之。士人乃言半年前夜坐讀書。有女子扣戶曰：爲阿姑譴怒。逐使歸父母家。家在城中。無從可還。願見容一夕。泣訴甚切。不獲已納之。繾綣情通。自是每夕必至。或白晝亦來。一日方臨水掠鬢。女見而笑曰：無鏡耶。我適有之。遂取以相餉。卽此物也。時時攜衣服去補治。獨不肯說爲誰家人。昨日見語曰：明日我家與親賓聚會。須相周旋。不得到君所。後夜當復來。遂去。今晨獨處無悰。故散步野外。以遺日。不虞君之涉吾地也。吾家聞之。皆悲泣。獨仲女曰：此郎固妄言。必發驗乃可。走往

殯所蹤跡之。其後有罅。可容手。啓輒見棺大釘皆拔起寸餘。及撒蓋板。則長女正疊足坐。縫男子頭巾。自腰以下。肉皆生新。膚理溫軟。腰以上猶是枯脂。始悔恨。復掩之。釋土人使去。自是及今。蓋三年餘矣。所謂立女之說。豈非道家所謂回骸起死。必得生人與久處。便可復活耶。事既彰露。不可復續。而白發其事。皆出仲女。所謂壞其法者。豈此邪。路君亦爲之驚咤。道出山陽。以語郭同升。升之子沔說。

▲玉華侍郎(天官歷史)

吳 垌

莆田人。方朝散。失其名。政和初。爲歙州婺源宰。病熱困臥。覺耳中鏘鏘天樂聲。焉有女童二十四輩。各執旌纛。幢幢至前。俄采雲從足起。掩苒飛騰。瞬息間到一城。城中大樓明奐高潔。金書其門曰。太華之宮。正中設榻。使就坐。侍女列立。長髯道士乘雲至。碧冠霞衣。執玉簡。直前再拜。方驚起欲致答。道士拱手言。某於先生。役隸也。願端坐受敬拜。畢。跪白曰。碧落洞玉華宮草真君。敬問先生。瑤臺一別。人間甲子周矣。嗣見有日。欽遲好音。方懵然不知所答。道士曰。下上溷濁。能移人肺腸。先生應已忘前。今當縷陳之。先生唐武后時人也。生於冀州。能屬文。而嗜酒不檢。浮沉里中。時河北大疫。死者如

亂。蘇先生書所得藥。方揭於通衢間。病者如方治之。卽愈。由此相傳益廣。所活不可計。夢中有人告曰。子陰德上通於天。上帝嘉其功。當以仙班相召。先生素落魄。且自恃將爲天人。愈益放誕。竟以狂醉墮井。死死後久之。乃用前功。得召見於白玉樓。蓋李長吉所作記也。時有四人同召。當試文一首。帝曰。書大道無爲賦爲題。先生有警句曰。帝鑿竅而喪魄。蛇畫足而失楮。帝覽之大喜。擢列第一。拜爲修文郎。專以文字爲職。繼有玉華侍郎之命。同寮十八人。皆上清仙伯也。每侍帝左右。出則陪從金輿。嘗曉幸紫霞宮。宮人不知輦至。或晚起。纔畫一眉。卽趨出迎謁。帝顧之笑。命諸侍郎賦詩。先生卒章云。曉粧不覺星輿至。只畫人間一璧眉。帝吟諷激賞。卒以恃才怙寵。爲衆所嫉。下遷羣玉外監。旣陞辭。帝曰。羣玉卽乃吾圖書之府。非卿文學出倫。未易居此。是後宴見稍疎。一日。帝與諸仙游瑤圃。思先生之材。遣使來召。先生辭以疾。獨與侍女宋道華泛舟池上。執手眷眷。有人問夫婦之思。爲使者所劾。帝批其奏曰。男爲東家男。女爲西家女。皆謫墮人世。道華生於蜀中。先生乃爲閩人。先生旣登第。爲邵武判官。日。帝命召還。有不相樂者。奏邵武分野。炎氣方重。須此人仙骨以鎮之。乃止。近已有謠。更一紀復故。

處。草真君乃代先生爲侍郎者。懼塵世易流。又有他過。則仙梯愈不可攀。故遣弟子來。鄭重達意。宋道華者。先已得歸。正持寶幢立於側。拜而言曰。人世紛綸。真可厭苦。若得再入碧落洞中。望見金毛師子。千秋萬歲。永無閑思念也。方君聞兩人語。始瞿然如有所省。道士及衆女皆謝去。遍體汗流。遂寤。蓋已三日。即召會丞尉及子孫。歷道所見。遂申郡乞致仕。時年六十有二。後不知所終。先君頃於鄉人胡霖卿處。得此事。亦有人作記甚詳。久而失去。詢諸胡氏子。及婺源人。皆莫知。但能道其梗概如是。今追書之。復有遺忘處矣。

▲武夷道人（神仙真景）

吳 垌

建州崇安縣武夷山。境象幽絕。中臨清溪。盤折九曲。游者泛舟其下。仰望極日。道流但指言古跡所在。云莫有登之者。紹興初。有道人至沖佑觀。獨欲深入。訪洞天。經數月。尋歷殆遍。無所遇。忽於山庵間。得草庵。有道姑屏處。長眉紅頰。傍無侍女。問其來故。謂曰。洞天有名無形。相傳如是。吾處此久矣。不見也。道人口業欲一往。要當盡此身。尋之時。天色陰翳。日已暮。姑避宿庵中。道人謝曰。子婦人獨居於義。不可曰。非有他也。玆地多

虎狼恐或傷君耳。竟不肯入。危坐於戶外。夜未久。果有虎咆哮來前。姑急開門呼之。答曰。寧死於虎。決不入。少焉又增一虎。嗥嘯愈甚。姑又語曰。此兩黑虎。性慈仁。餘皆搏人不遺力。君將爲齧粉矣。道人守前說。不爲動。俄而五虎同集。銜其頭。足以往。纔十數步。擲於坡下而去。體無少損。遂堅坐達明。姑延入坐。嘉歎曰。子有志如此。非我所及。洞天蓋去此不遠。然尙隔深淵。淵闊十餘丈。驚湍怒流。但一竿竹橫其上。非身生羽翼。不可過。亦時時有雙髻樵人往來。子試往。幸而相遇。當拜而問塗。不然。無策也。既至。溪流洶湧。崩適。木石皆振。弱竹裊裊。不可著脚。巖逢樵者出。乃前再拜。樵者矍然退避曰。山中野人采薪以供家。安敢當此。具以所欲拱白之。樵始祕不言。既而曰。誰爲君道此。曰。聞諸庵中女。樵怒曰。多口老婆。妄泄吾事。今道人閉目。挽其衣以行。覺如騰虛空。雲龍出。泓澗兩耳間。既履地。乃在平岡上。宮殿崔嵬。金鋪玉戶。一人碧冠朱履。顧左右曰。安得有凡氣。道人趨出稽首。碧冠叱曰。誰引汝來。以樵者告。即遣追至前。袒其背。以鐵拄杖鞭之。二百六十。血肉分離。骨破髓出。道人亦戰懼。碧冠曰。洞天乃高仙所聚。汝何人。乃得輒至。貫汝罪。宜速回。積行累功。他時或可來。命取水一杓飲之。中有胡麻飯一顆。

飲水畢。嚼飯咀嚙移時。僅能食三之一。腹已大飽。碧冠笑曰。汝食吾飯一粒。尙不能盡。豈得居此。遂還至崖下。見被杖者呻痛草間。曰。坐汝至此。吾方被謫墜。不知經幾百劫。乃得釋。汝去矣。歸途不復見溪。安步長林。而足常去地寸許。回望高山深谷。窅非昨墨。道姑與庵亦失其處。遂棲於巖石中。至今猶在。黃元道七八年前曾見之。云山東人也。

全師穢跡（治鬼神咒）

吳 垌

樂平人許吉先。家于九墩市後。買大僧程氏宅以居。居數年。鬼瞰其室。或時形見。自言我黃三江一也。同爲賈客。販絲帛。皆終於是。今當與君共此屋。初亦未爲怪。旣而入其子房中。本夫婦夜臥如常時。至明則兩髮相結。移置別舍矣。方食稻飯。忽變爲麥。方食早穀飯。忽變爲晚米。或賓客對席。且食且化。皆懼而捨去。吉先招迎術士作法祛逐。延道流醮謝祀神禱請。略不效。所居側鳳林寺僧全師者。能持穢跡呪。欲召之。時子婦已病。鬼告之曰。聞汝家將使全師治我。穢跡金剛。雖有千手千眼。但解於大齋供時。多攬酸餽耳。安能害我。僧旣受請。先於寺舍結壇誦呪。七日夜將畢。鬼又語婦曰。禿頭子果來。吾且謹避之。然不過數月久。當復來。何足畏。吾未嘗爲汝家禍。苟知如是。悔不早作。

計也。僧至。命一童子立室中觀伺。謂之開光。見大神持戈戟幡旗。沓沓而入。一神捧巨蠶。顯其上曰。穢跡神兵。周行百匝。鬼趨伏婦牀下。神去。乃出其頭。比先時倏大數倍。俄爲人擒擄以行。僧曰。當更於病者牀後見兩物。始真去耳。明日。牀後大櫃旁。涌出牛角一雙。良久而沒。自是遂絕不至。凡爲厲自春及秋。乃歇。許氏爲之肅然。

▲上猶道人（丸泥變物）

吳 垌

鄉人董璞。宣和四年。爲南安軍上猶丞。有道人從嶺外來。長六尺餘。云將自此朝南嶽。且言有戲術。董爲置酒召客。而使至前陳述伎。獨攜無底竹畚一枚。泥滿其中。庭下觀者。百道人。令自取泥如豆。納口內。人人詢之。欲得作何物。或果實。或穀饌。或飴蜜。不以時節。土地所應有。皆以其意言。道人仰空吸氣。呵入人口中。各隨所須而變。戒令勿嚼勿嚥。可再易他物。於是方爲肉者。能成果。爲果者。能成肉。千變萬化。無有窮極。而一丸泥自若也。董氏子弟或不信。遣鄉僕胡滿出。戒之曰。汝亦說一物。正使誠然。姑應曰。不是。試觀其何以處。僕含泥呼曰。欲櫻桃。道人呵問之曰。非也。再三問。皆然。笑曰。汝欲戲我耶。吾將苦汝。又呵氣入之。則爲大蒜。辛臭達於外。僕猶執爲未然。道人徧告衆曰。

此人見悔已甚。當令諸君皆聞之。指其口曰。大糞出。應聲間穢氣充塞。徹於庭上。僕急吐出。取水濯漱。良久尙有餘臭。觀者大笑。益敬之。道人亦求去。與之錢。不受。獨索酒飲數升。遂去。竟不知爲何許人。何姓氏也。董外孫洪應賢。邦直。從在官下。親覩其異。

▲張撫幹（役使神卒）

吳 垞

延平人張撫幹。有術使鬼神。鍾士顯病瘧。折簡求藥。張不與藥。不答簡。但書押字於簡板上。戒曰。以舌舐之。當愈。果愈。鍾婦翁林氏。富人。也用千緡買美妾。林如福州。而妾病沉困不食。鍾邀張治之。張曰。事急矣。度可延三日。命林君如期歸。則可見。乃呵氣入妾口中。少頃。目開體動。索粥飲之。頗能語。信宿林歸。妾亦死。又與鄧秀才者。同如福州。鄧羸劣不及事。張曰。吾以一力假君。何如。鄧曰。君自無僕。何戲我。前過一神祠。指黃衣卒曰。以此人奉借。鄧特以爲相戲。侮。遂分道各行。至前溪渡頭。舟人檣船待曰。君非鄧秀才乎。值有急脚過此。令具舟相載。固已怪之矣。晚到村市。見旅舍貼片紙曰。鄧秀才占問之。又此人也。自是三日皆然。至福唐。夢黃衣來曰。從公數日。勞苦至矣。略無一錢相謝。何耶。我坐會程行速。蹙損兩指。當亟爲療治。覺而異之。即焚楮鏹數萬。祝獻。歸途過

祠下。視黃衣足指。果斷其二。自和泥補治之。

▲羅赤脚（枯骨美人）

吳 垌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饒風關。盡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不如不然。晏當伏鈇質。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而歸。公始敬異之。連奏爲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歸。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紹興丙辰歲。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相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即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某處。亟呼之。伺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於僧。而取其直。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冢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

之而哭。廣都龍華寺者。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忽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楊村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垣入園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禹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即上道。戒其僕曰。自此而左。唯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它塗以西。幸無誤。僕應曰。諾。退而背其言。行抵古城鎮。羅悶然不怡。曰。汝諸人必寘我死地。固語汝。勿爲此來。今無及矣。是夕病復作。古城者。金堂屬鎮也。及溫江而殂。蜀人以爲年百七八十歲矣。士人往問科名得失。奇應如神。茲不載。

▲楊抽馬（靈魂變化）

吳 炯

楊望才。字希呂。蜀州江原人。自爲兒童。所見已異。嘗從同學生借錢。預言其笥中所攜數。啓之而信。旣長。遂以術聞。蜀人目爲楊抽馬。容狀醜怪。雙目如鬼。所言事絕奇。其居舍南。大木蔽芾數丈。忽書揭於門曰。明日午未間。行人不可過此。過則遇奇禍。縣人皆

相戒勿敢往。如期。木自拔仆地。盈塞街中。而兩旁屋瓦。略不損。然所爲初。乃類妖誕。每持縑帛賣於肆。若三丈。若四丈。主人審度之。償錢使去。既而驗之。財三四尺爾。或跨騾訪人。而託故暫出。繫騾其庭。行久不反。騾亦無聲。視之。翦紙所爲也。或詣郡告其妖云。每祠祀時。設爲位六。虛其東偏二位。而楊夫婦與相對。又一僧一道士坐其下。左道惑衆。在法當死。坐是執送獄。獄吏素畏信之。不敢加械。扭又慮逸去。楊知其意。謂曰。無懼我。我當再被刑責。數已定。吾含笑受之。吾前日爲某事某事。法所不捨。蓋魔業使然。度此兩厄。則成道矣。司理楊忱。夜定獄。楊言曰。賢叔某有信來乎。殊可惜。忱不答。暨出戶。而成都人來。正報叔訃。他日又謂忱曰。明年君家有喜。名連望字者。四人及第。忱一女。年十六七歲。暴得疾。更數醫不効。則又告之曰。公女久病。醫陳生用某藥。李生用某藥。皆非是。此獨後庭朴樹內蛇崇爾。急屏去藥。須我受杖了。爲以符治之。女當平安。勿憂也。忱歸語其妻。且疑且信。蓋常見小蛇延緣樹間。而所說易醫用藥。皆不安。後楊受杖歸。書符遣忱。使挂於樹。女卽洒然。明年。忱羣從兄弟類試。果四人中選。曰從望。民望。松望。泰望。先是楊取倡女爲妻。一日招兩杖。直至其居。與錢三萬。令用官大杖。撻已及妻。

各二十下。兩人驚問故。曰。吾夫婦當罹此禍。今先禳之。皆不敢從而去。及獄成。與妻皆得杖。如所欲禳之數。而持杖者。正其所招兩人。晚來成都。其門如市。士人問命。應時即答。或作賦一首。詩數十韻。長歌序引。信筆輒成。每類試。必先爲一詩示人。語秘不可曉。迨揭榜。則魁者姓名。必委曲見於詩。或全勝百餘人。豫書而緘之。多空缺偏傍。不成全字。等級高下。無有不合。四川制置司。求三十年前案牘。不得。以告楊。楊曰。在某室某匱。弟幾沓中。如言而獲。眉山師琛造其家。鄉人在坐。新得一馬。黑體而白鼻。楊曰。以此馬與我。君將不利。客恚曰。先生恃有術。欲奪吾馬。吾用錢百千。未能旬日。而可脅取乎。楊曰。欲爲君救此厄。而不吾信。命也。明年五月二十日。冤當督報。謹志之。勿視其芻秣。善護左肋。過此日。或可再相見。客愈怒。固不聽。亦忘其語。明年是日。親飼馬。馬忽跑躍。蹠其左肋下。卽死。關壽卿（耆孫）爲果州教授。致書爲同僚詢休咎。僕未至。楊在宰。告其妻。令以飯犒關。教授僕飯已具。僕方及門。又迎問之。曰。不問己事。而爲他人來。何也。僕驚拜。殊不知所以然。與華陽富家某氏子游。甚暱。嘗貸錢二十千。富子靳不與。夜處外室。聞扣門聲。曰。我乃東家女。夫壻使酒見逐。夜不可遠去。幸見容。富子欣然延納。與共

寢慮父母覺未曉呼使起杳不應但聞血腥滿帳挑燈照之女身首斷爲三鮮血橫流如方被刑者駭悸幾絕自念奇禍作非楊君無以救奔詣其家排闥入告急楊曰與君游久緩急當同之前日相從假貸拒不我與今急而求我何故富子哀泣引咎楊笑曰此易爾無庸憂持吾符歸寘室中亟閉戶切勿語人富子謝曰果蒙君力當奉百萬以報曰何用許但當與我所需二萬錢遂以符歸惴惴竟夜遲明潛入室不見尸一榻皎然若未嘗有漬汙者不勝喜即日携謝錢且攜酒殺過楊所楊曰吾家穴隘不可飲盍相與出郊乎遂行訪酒家命席酌視當壚婦絕似前夕所偶者唯顏色萎黃爲不類婦亦頰屬目類有所疑呼問之對曰兩日前夢人召至一處少年郎留連竟夕暨睡醒體中殊不佳血下如注幾二斗乃止今猶奄奄短氣平生未嘗感此疾也始悟所致蓋其魂。虞丞相自荆襄召還子公亮遺書扣所向楊答曰得蘇不得蘇半月去作同簽書虞公以謂簽書不帶同字已久既而守蘇臺到官十五日召爲同簽書樞密院事時錢處利先爲簽書故加同字如此類甚多不勝載。

▲錦香囊（錦囊遺香）

吳 炯

德興縣石田人汪蹈。紹興十六年。延上饒龔滂爲館客書室。元設兩榻。龔處其東。虛其西。以待外客之至者。秋夜龔已寢。燈未滅。覺西榻窸窣聲。俄有婦人揭帳出。瑤冠珠翹。瑤環玉珥。奇衣袷服。儀狀瓌麗。圖畫中所未覩。徑前相就。龔喜懼交懷。肅容問之曰。君何人。何自至此。曰。中丞不須問。龔曰。芒布衣也。安得蒙此稱。曰。君明年登名鄉書。即擢第。前程定矣。遂留宿。鷄初鳴。灑泣求去。解所佩錦香囊爲別。曰。謹祕此物。無得妄示人。苟一人見。卽不復香矣。過四十年。當復來取之。戀戀良久。攜手出戶。仰視天漢。指一大星曰。此我也。萬諦觀。次有物如白練。自星中起。下垂至地。婦人卽登之。旣去丈餘。回顧曰。卽亟反室。脫有問者。勿得應。違吾言。將致大禍。遂冉冉上騰而滅。龔凝竚瞻慕。不忍去。忽思向所戒。急歸閉關。未一息。聞人擊戶。拒不答。怒罵而去。至明。視所遺囊。文錦爛然。非世間物。中貯一合。如玳瑁。以香實之。芳氣酷烈。不可名狀。具以語汪翁。汪壻王慶老。屢求觀。不得。乘醉發笥偷翫。香自此歇矣。龔果自此登科。所謂中丞之祥。未知信否。予族人紱。代龔爲館。見汪翁道此。

▲程佛子

(龍賜金錢)

吳 垌

德興縣新建村居民程氏。屋後二百步有溪。程翁每日必攜漁具。往踞礮石而坐。施罔
罟焉。年三十時。正月望夜。夢人告曰。明日亟去釣所。當獲吞舟魚。覺而異之。鷄鳴便往。
久無所覩。自念夢其欺我歟。忽光從水面起。照石皆明。掬水濯面。澄心諦觀。但有大卵
石。白如雪。光耀粲爛。一舉網即得之。持以歸。婦子皆驚曰。爾遍身安得火光。取置佛桌
上。一室如晝。妻窺之。乃如乾紅色。頃刻化爲帶。長三尺。無復石體。益驚異。炷香欲爇。問
大已如楹。其長稱是。懼而出。率家人列拜。俄聞屋中膈膊聲。穴隙而望。如人拋擲散錢
者。疾持竹畚入。漫貯十餘錢。方持行。已滿畚矣。小兒女用它器物拾取。莫不然。良久遍
其所居。或擲諸水塘。未移時亦滿。其物在室中連日。翁拜而禱曰。貧賤如此。天賜之金。
已過所望。願神明亟還。無爲驚動鄉閭。使召大禍。至暮不復見。而柱下踊一牛頭。搖耳
動目。儼然如生。明日乃寂然。程氏由此富贍。每歲必以正月十六日。設齋飯。緇黃名曰
龍會齋。翁頗能振施貧乏。里人目爲程佛子。紹興二十九年。壽八十三歲而卒。其孫亦
讀書應舉。

▲河北道士（抽拔鬼筋）

吳 垌

宣和七年正月望夜。京師太一宮燃燈。觀者塞道。二人墜於池。宮卒急拯之。不肯上。肆言如狂。道衆施符勅百端。皆勿效。事聞禁中。詔寶籙宮主者往治。主者懼不勝。躬詣道堂。徧揖曰。吾黨有高術者。願相與出力。不然。將爲教門之累。堂中數百人。皆不敢答。某道士從河北來。獨奮身起。謂之曰。平時不肯力學。緩急乃憚人。卽仗劍以往。至池畔。二溺人皆拱手。某道士語衆曰。此強鬼也。非先拔其骨不可。衆固不曉爲何法。某道士繞池三步。誦呪良久。遣健者入水。掖溺者。已身軟如綿。泊至岸。則凝然塊肉也。叱問所自來。同辭對曰。某等亦道士也。生時善法籙。坐罪受譴。雖幽明殊塗。而平生所習。固在度非。部下同儕所能敵。不意神師一臨。茫無所措。今過惡昭著。執而囚諸無間獄。亦唯命以爲。蠶粉亦唯命。儻慈悲不殺。導以生路。使得免於下鬼。師之惠也。許之。復默存食頃。悉起立如常。其家人扶以去。兩觀黃冠。合詞喜謝。扣其故。曰。此鬼不易制。若與之角。雖千人不能勝。吾嘗學拔鬼筋法。故一施之。筋骨旣盡。無能爲矣。皆歎曰。非所及也。撫州民宋善長。爲人傭。入京得事此道士。宋狡而慧。頗窺見所營爲。又嘗竊發其笥。習讀要訣。私爲閭閻治小祟。輒驗。師亦喜之。將傳授秘旨。而宋詭譎無行。且懈惰不肯竟其學。

會靖康之亂。西歸。後爲道士。居州之祥符觀。其治鬼魅。亦如神。凡病瘡及疫者。以指畫其面中間。須臾左熱如火。而右冷如冰。隨其冷熱呼吸之。應手而愈。門人數十。皆得其緒餘。一人嘗至村民家。民家大小皆以疫臥。治之不愈。詣郡邀宋行。宋入道。至取神將前茅鞭三擊地。又取供餅裂其半授之。曰。無庸我去。持此與食。自能起矣。門人還至民家。病者皆已起。言曰。賴宋法師三聲雷救我。蓋其所習者五雷法也。

▲星宮金鑰（仙女姻緣）

吳 炯

甲志載建昌某氏紫姑神事。同縣李氏亦奉之甚謹。一子未娶。每見美女子往來家間。遂狎暱。時對席飲酒。烹羊擊鮮。莫知所從致。父母知而禁之。不可。乃閉諸空室。女子猶能來。經旬日。謂曰。在此非樂處。盍一往吾家乎。卽攜手出外。高馬文輿。導從已具。促登車。障以帷幔。略無所覩。不移時。到一大城。瑤宮瑤砌。佳麗列屋。氣候和淑。不能分晝夜。時時縱游它所。見珠毯甚多。粲絢五色。挂於椽間。問其名曰。此汝常時望見。謂爲星者也。留之。一日凭闌立。女曰。今日世間正旦也。生豁然省悟。私自悼曰。我在此甚樂。當新歲節。不於父母前再拜上壽。得無貽親念乎。女已知其意。悵然曰。汝有思親之心。

吾不可復留。汝宜亟還。亦宿緣止此爾。命酌酒語別。取小襪納其懷。戒之曰。但閉目斂手。任足所向。道上逢奇獸異鬼。百靈秘怪。從汝覓物。可探懷中者。以一與之。切不可過此數。過則無繼矣。俟足踏地。則到人間。然後爲還家計。生泣而訣。旣行。覺耳旁如崩崖飛湍。響振河漢。天風吹衣。冷透肌骨。巨獸張口銜其袂。生憶女所戒。與物即去。俄又一物來。如是者殆百數。摸索所攜。只餘其一。忽聞市聲嘈嘈。足亦履地。開目展人。乃泗州也。空子一身。茫不知爲計。啓襪視之。正存金鑰匙一個。貨於市。得錢二十千。會網舟南下。隨以歸。家人相見。悲喜曰。失之數月矣。

張拱遇仙

脫胎換骨

吳 垞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未洗頰。有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罔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賜拒之深。拱悟。起冠巾而出。與之語。及出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

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飭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則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一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下。然卻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以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曰。此不淫可乎。人能不淫。俗念日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嚼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嚼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親既終。皆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其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以語汝也。言竟。擁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氣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日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市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小差。母病瘳二十年。衆藥不驗。漫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兼數人。爾後

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扁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牀。坐於旁。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粟。無所須。喜飲酒。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沒。不知所終。

▲汪大郎馬（塑馬成真）

吳 垌

崇寧中。婺源縣市人汪大郎。得良馬。毛骨精神。翹然出類。使一童御之。童又善調制。以時起居。馬益肥好。它郡塑工來。邑人率錢。將使塑五侯廟門下馬。或戲謂曰。能肖汪大郎馬。則爲名手。致謝當加厚。工正欲售其技。銳往訪此童。啖以異實。稍與之狎。日卽其牧所。睥睨之。又時飲以酒。引至山崦。伺其醉睡。以線度馬之低昂大小。至於耳目口鼻。鬃鬣微芒。無不曲盡。并童亦然。已悉得其真。始詣祠下爲之。旣成。宛然汪氏馬與僕也。擇日點目睛。才畢手。汪馬忽狂逸。童追躡乘之。徑赴城南杉木潭。皆溺水死。自後馬每夜出西湖飲水。或往近村食禾稼。次日湖畔與田間。必印馬跡。而浮萍猶黏著泥馬唇吻間。禾穢零落道上。童亦有靈響。人詣祠祈禱者。多託夢以報。至宣和初。方臘來寇。廟遭焚。馬乃滅跡。今老人尙能言之。

▲王浪仙（卜筮奇驗）

吳 垌

温州隱者某。居於瑞安之陶山。所處深寂。以耕稼種植自供。易筮如神。每歲一下山賣卦。卦直千錢。率十卦卽止。盡買歲中所用之物以歸。好事者或齎金帛。經月邀伺。然出未十里。卦已滿數。不復肯更占。郡人王浪仙。本書生。讀書不成。決意往從學。值其出。再拜於塗。便追隨入山。爲執奴僕之役。稍稍白所求。隱者亦爲說大概。又舉是歲所占十卦。使演其義。王疲精竭慮。似若有得。彼殊不以爲能。曰。汝天分止此。不可彊進也。遣出山。然王之學。固已絕人矣。有以墓域訟者。求決焉。其卦遇賁。曰。爲墳欠土。此不勝之兆。後踰月。前人復來。又筮之。遇蒙。曰。兆非先卦比。冢上有草。當即日得直。旣而盡然。西游錢塘。時杭守喜方技。至者必厚待之。然久而乖戾。輒寘諸罰。不少貸。王書刺曰。術士王浪仙。守延入。迎問曰。君名有術。曾聽五更城上鼓角聲乎。曰。聞之。其驗如何。曰。內外皆平寧。但今夕二鼓後。法當有婦人告急者。王還客舍。廂卒數人已先在。曰。君何苦來此。前後流配者。不知幾人矣。今我輩相臨。何由得脫。翌日未明。守招與言曰。昨語甚神。夜適二鼓。通判之婦就蓐。扣門來求藥。眞所謂婦人告急也。自此館遇加禮。遂詢休咎。對

曰。今年某月某日午時。召命下。守固篤信者。屈指以須。至期延幕僚會飯。土生預席。守曰。士先生謂吾今日忝召節。諸君試共證之。食罷及午。寂無好音。坐客皆悚。既過四刻。許促問至。再王趨立。廷下。觀日影。賀曰。且至矣。須臾郵筒到。發封見書。果召赴闕。守謝以錢百萬。約與偕入京。王曰。遠郡鄙人。願一識都邑。僥倖發身。但家貧特甚。俟送公上道。暫還鄉。持所賜與妻子。然後兼程而北。未爲晚。守許之。既行。或問其故。曰。使君雖被召。而前程不見好處。殆難面君也。守未至國門。乃別除郡。踰年而卒。王生不知所終。

▲貝州李忠（再生奇談）

吳 垌

貝州歷亭縣民李忠。爲本郡鄉兵首領。家頗儲蓄。雄視門里。多借貸與人。至收穫時。必親往聚斂。有石氏兄弟。事母不孝。最推凶暴。亦嘗舉忠物。每怨忠躬來督責。俟忠及門。二石潛殺其母。曳忠於官。誣其殺也。忠以二石所執。旁證明白。甘心伏法。案成棄市。忿家載其柩歸。焚之。一幾風雨暴作。掣電迅雷。擊死二石。頃刻開霽。賻尸於戶外。背上各有朱字。言殺母之由。鄉人始知忠之冤也。時鄰村蘇氏。被疾亡。經信宿。忽然而興。鄉人喜其再生。競來問訊。遂揮霍將起。曰。茲非我家也。我本李忠。昨爲石氏執稱殺其母。致

自誣伏法。陰府主者曰：爾被枉死，其執爾者，今已俱至。於理甚明。爾須卻回。我訴以木身已災。熱回且何依。主者召案吏持簿閱之。云：恰有李忠近鄰蘇公到方兩日，但令託其身以生。我是以得歸。蘇家以爲狂言，都不之信。因問蘇氏之事。懵然莫省。李氏之家事細微畢知。先是忠少壯而形美。蘇則長髯而羸材。及召忠妻至，見其朴貌，惡之。忠曰：爾何得棄我。我真爾夫也。妻問以生平所有。乃曰：我有烏色馬，兼有銀數笏，埋於東窓壁下。曾與戲竊采桑刀，置西屋瓦溝中。驗之皆然。以至話幃箔之密，悉親屬小字。妻方果決爲信。其蘇家不肯。李氏偕詣郡訴。靡能裁割其始末。聲聞朝廷，亦無奈何。但敕木路均輸爲辨析焉。其人後終歸李氏。時大中祥符八年也。

▲丐者（燕食人參）

吳 炯

天禧中有丐者，莫知姓氏。往來闌闌間，每至之處，亦不妄取。衣雖敝陋，形且充澤。祁寒暑雨，未嘗改易。人或呵叱，俛首便過。如此十餘年，率以爲常。市井徒有張生者，貨銀爲業。設肆於界中。丐者旬歲間，凌晨必至。生憐之，日以五錢贈焉。頗懷感激。忽一日，生見丐者袍帶巾櫛，跨馬引僕而過。生深以爲訝。丐者曰：某有兄官於交廣，連綿數任，留某

京師。以至貧窶。地遠絕信。乃丐於人。兄適方歸。相見甚歡。衣裝僕馬。皆兄與也。生然之。又曰。自十餘年。感君之恩多矣。思欲報答。今得其時。兄於曹門斜街。僦得一宅。暫邀過門。夙令具饌。俟生辭以故。丐者曰。已約數賓。不可拒矣。遂留僕導生而來。丐者躍馬先行。生隨僕出曹門。入斜街。委曲深巷。生心疑惑。且曰。此間豈有宅乎。僕出門指曰。更進百步。使到也。及至門。但破簾蔽之。及入。見丐者卻著敝衣如故。出邀生。入一堂中。惟破席而已。糞穢堆積。生愈惡之。復謂僕曰。召諸賓來。又見數人。藍縷更甚。從堂後至。身皆瘡穢。環席而坐。生益不自安。又敕其僕攜一器貯濁水。斗餘。置之而去。旋又取一盤。中有蒸小兒。手足具備。炎氣蓬勃。丐者親加擘折。酌水舉肉勸生。生掩口愕懼。只欲逃竄。丐者嘆曰。此而不食。信是命也。以感恩之厚。方有茲設。他人固不得預食。吾亦無奈。生惶恐。丐者乃于懷中出藥一帖。與生。曰。酒肉不食。君命也。此藥百粒。聊以爲報。生急寘懷中。奔競而回。開視之。乃真金也。均約其直。與十數年日贈之數。恰相酬也。生方悟其神仙。悔恨無地。尋再詣其處。則迷而莫知。

▲李公子傳（艷福雙修）

陳繼儒

李公子者。父泌爲唐鄴侯。鄴侯旣老。謝事辟穀。公子宜襲侯封。不願侯。願詞賦科。時肅宗新復兩京。以兩京賦試進士。御泰清殿親臨之。公子立就萬言。未嘗加點。賦上。上方午籩。太常作樂。命輟樂讀之。愛其美也。袖入宮中。擢第一人。勒石刻兩京賦于殿前。公年方十九。眉目清曠。紫衣白馬。宛如神仙。上一見大喜。謂侍臣曰。鄴侯宣勞。再造邦家。曾不肯剖粒自飽。今其子雖不願侯。授官宜與侯等。以集賢學士授之。公子謝曰。臣實不敢當此。但乞告身一通。便宜山水間。縣伯不得追呼足矣。上嘉其志。御寫勅札。并賜宮嬪兩人。曰。一以掌書。一以煖酒。郭汾陽有女曰清明。君者有殊色。喜讀離騷。古陶謝詩。嘗刪詩去其鄭衛者。手錄一卷。日日批註閨房中。以小室廟祀舜二妃。配饗以魯共伯之母。黔婁之妻。春秋祭之以文。其高閒如此。汾陽王難其配。以李兩京賦視之。清明君慨然嘆息曰。可矣。旣歸李。李年少。謔浪。醉時微以謔語侵清明君。不悅。見其謝過。乃笑曰。妾之天性。栖栖藝文。固其所長。若欲濡首酒杯。從公嘖笑。間乞煖熱。所謂籩豆之事。則有司存。無已。願以黃金千斤。爲公子置妾數百。以任恣討。汾陽王聞之也。遣人分馳四方。四方有奇女子。以詩名顯者。搜訪殆盡。而其中曰纖纖。曰白媚。曰鷺。曰春蕙。

曰紅草。曰暈兒。曰綠絲。曰碎桃。皆骨柔氣清。熟於古文奇字。而纖纖善爭。白媚善歌。春
 荑善鑿古器。笙。草善彈。烏善鼓琴。暈兒善嘯。綠絲碎桃善種花。花經二人手。無不
 活。又善騎馬。鷺翻善丹青。善舞。公子樂之以酒。酒必以詩。詩成。諸美人起而和歌。歌無
 雜聲。其地修竹清泉。細簾嘉樹。月出之時。鳥啼絃亂。相與牽衣抱袖。紅白低迷。起視草
 頭焦葉之上。大都墨漬酒痕而已。清明君無間晴雨。每候山果新熟。則遣美人捧進公
 子。或書史有奇事可讀者。以綵線識之。則遣捧進公子。或成新篇。或偶得一二佳句。不
 忍獨賞。則遣捧進公子。故美人人人得親公子也。而清明君當其酒半。嘗乘紫帷小車
 臨焉。公子率纖纖以下。短謳長飲。彈箏鼓瑟。次第上壽。酒已。則各以平日所賦詩獻清
 明君。焚香緩坐。細加品題。稍不安者。爲改點數字。每點一字。輒以一觴罰公子。曰君老
 於詩者也。不爲美人更之。乃含糊作影子過耶。是必容香火情。美人皆笑曰。善。誠如夫
 人言。是宜罰。如此者。連罰數觴。公子竟醉矣。公子嘗游于蘇州。時有新進士選名妓百
 人。浮於荷花蕩中。衆進士本措大骨相。驟得此。足高志揚。畢露醜態。公子更布衣坐小
 舟。任來覷之。有進士呼曰。是小船中秀才何爲者。汝能飲酒乎。曰能。能賦詩乎。曰能。曰

若是汝且過我。公子岸然據其上座。執酒卮。瞳視雲霄。不爲禮。衆進士以爲狂生也。俟其酒乾。欲以詩困之。及分韻。公子謝不能曰。頃固以謾語誑君。一杯酒耳。實不曉詩爲何物。衆進士顧諸妓大笑曰。吾故料狂奴未必諳此。吾輩且自作詩。詩許久。沈吟不成一語。語出。又村鄙可笑者。乃手舞足蹈。互相傳示。嘆賞不已。已而悉出金玉寶器。以陳富貴。耳語諸奴曰。是秀才曾見此否。傍有黃衣妓者。季質楚楚。愁態萬端。公子叩之曰。吾觀汝一似有憂者。有心事。可訴我。我爲汝料理不難。一進士掀髯大言曰。汝欲了此君心事。但恐酸秀才正自不堪。是嘗負我千金。分毫無所償。今見我。不覺斂容耳。公子笑曰。此細事。何足憂。於是衆進士又大。轉以爲狂生也。頃之。公子之樓舡適至。鼓吹大作。公子呼進士與各妓過船。羅列食器酒罍。皆以五色寶玉明珠翡翠雕鏤裝綴之。奇麗特甚。公子見之。斥曰。何乃陳此俗物。亟撤去。悉付黃衣娘子。今日一段心事。爲汝結證了也。已命更席。則陶觴瓦鼎。無非三代物。最近者亦秦漢銅器。隔簾女伴。隱隱作樂。曲譜俱內調。及公子新詩。人間無聞者。進士目視不敢問。使各妓拜而請詩。欲以詩尾得公子姓名。已知其爲公子也。皆紛紛向前奪詩。公子令曰。汝輩且置酒于此。若酒

冷而詩不成者罰我。詩成而酒熱者罰汝。往往酒未及温。已搖筆滿紙矣。紙盡無可奈何。乃裂帛絹。絹盡則裂帷幕屏褥之類。又盡則各翦裙葉。或絕長袖以進。所得片言隻字。如獲奇寶。貼身藏之。衆進士誘之以酒。酩酊多半竊去。妓有啼者。公子以爲可憐也。公子起立作樂。女伴乘間說之曰。汝輩盡肯落籍。從公子游乎。有別院在湖山之上。門前朱樓一帶。覆以垂楊松篁。中粉廊紅榭。高臺短橋。宜雪宜月。四面繞以梅花。五六十里。秋深之際。則林楓萬株。擁若霞氣。楓樹間有高樓。翼以堂廡。其正中以奉藏經。其兩旁以貯古今異書。左有酒庫。凡天下名酒無不藏。右有泉庫。凡天下名泉無不具。若此者。可以休汝矣。諸妓唯唯。乃盡從公子歸。公子悉召酒人劍客高僧道士。曉夜酣歌。沈浮此中。賦詩之暇。非細談釋部。則酬論兵符。燭盡酒空。醉而後已。賓客旣散。時與綠絲碎桃。高裝駿馬。踏入深山中。過平原易地。著鞭奪路。拋閃如飛。樹叢邊聽山鳥聲。則命紅草彈鳥。偶不中。皆拍手笑。浮以半觴。轉入幽險處。美人車不得度。攀蘿挽石。欲上欲下。笑歌雜出。忽到荒岡崇嶺之上。天風四來。暈兒清嘯一聲。木葉亂舞。裙裾飄脫。步立不定。公子懼其傷也。乃徐返焉。天下聞公子名。飢寒之士。輻湊來集。候其將歸。皆匍伏

道左叩頭大呼曰。非公子無以活我。公子轉盼間。賞勞都徧。日費千金。無幾微顏色。一日就中忽有執公子衣者。曰。願辟人。臣有所言。公子不憶於陵時乎。汝所謂於陵陳仲子者也。上帝憐汝貞苦。故今日置汝李家。涉獵世味。清明君即向時辟纊夫人耳。夫日之光有短長。月之魄有生死。人之福有往還。公子宜早決。且汝父鄴侯及婦翁汾陽王。皆爲清微天帝君。待汝夫婦來久矣。言訖不見。公子大悟。以家產萬億計悉散之。與清明君入洞庭石公山修道。不知所終。後陸贄之華亭。常見公子往來三泖中。

▲書廣水鎮都巡王珪死事本末（折骨奇聞）

劉崧

嗚呼。義士不可得見矣。若謝彬所言廣水都巡之死於戰也。豈不悲哉。其言曰。當至正辛卯春。彬爲行販往淮河。時道路猶無他梗。其夏汝穎變始作。民則大恐。明年壬辰。河南省右丞某奉旨總兵出捕。至隨州。時應山民已先降賊。官屬皆散。獨廣水鎮以王君故。猶固守不下。君聞右丞兵至。即馳謁言事。右丞奇之。署參軍事。俾復應山。旋以功擢令。久之。寇日滋。而右丞所總兵。遲疑不敢舉頭。而文長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永陵喜。公以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

其手文長自負才略。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事。無可當意者。然竟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孽。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雷行。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託足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噴如瀉。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沈而法嚴。不以模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既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韶女。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攜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揉之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年有官越者。託以鈔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抱憤而卒。石公曰。

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雖然。胡公間世豪傑。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而不遇哉。梅客生常寄予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料事如神）

袁宏道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氏。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顛闊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沈。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送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惟啖蜈蚣蜘蛛癩蝦蟆。及一切蟲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醉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召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盃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

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獐。屈伸唇髭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蝸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悶。問食之有無益。曰無益。直戲耳。叟與余往來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怪誕。每數十語。必中一二語入微者。詰之不答。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值叟。二舅言某年會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參戎置酒。某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答。後有人竊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亦有之。叟蹤跡怪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闌闌檐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蹤跡。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一耳。至於史冊所託。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十一。其人旣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哉。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怪。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所謂龍海而隱。

者哉。

遼陽海神傳（營商奇遇）

蔡羽

程宰士賢者。徽人也。正德初元。與兄某。挾重貲商於遼陽。數年所向失利。輾轉耗盡。徽俗。商者率數歲一歸。其妻孥宗黨。全視所獲多少爲賢不肖。而愛憎焉。程兄弟既皆落。寞。羞慚慘沮。鄉井無望。遂受傭他商。爲之掌計於餬口。二人聯屋而居。抑鬱憤懣。殆不聊生。至戊寅秋。又數年矣。遼陽天氣早寒。一夕風雨暴作。程已擁衾就枕。苦寒思家。攬衣起坐。悲歌浩歎。恨不速死。時燈燭已滅。又無月光。忽盡室明朗。殆同白晝。室中什物。毫髮可數。方疑惑間。又覺異香氤氳。莫知所自。風雨息聲。寒威頓失。程益錯愕。不知所爲。亟啓戶出視。則風雨晦寒如故。閉戶入室。即別一境界矣。疑鬼物所幻。高聲呼怪。冀兄聞之。兄寢室纔隔一土壁。連呼數十。寂然不應。愈惶急無計。遂引衾慕首。向壁而臥。少頃。又聞空中車馬喧鬧。管絃金石之音。自東南來。初猶甚遠。須臾已入室矣。回眸竊視。則三美人。皆朱顏綠鬢。明眸皓齒。約年二十許。冠帔盛飾。若世所圖畫后妃之狀。遍體上下。金翠珠玉。光艷互發。莫可測識。容色風度。奪目驚心。真天人也。前後左右。侍女

數百。亦皆韶麗。或提爐。或揮扇。或張蓋。或帶劍。或持節。或捧器幣。或秉花燭。或挾圖書。或列寶玩。或荷旁幢。或擁衾褥。或執巾幌。或奉盤匱。或擎如意。或舉殺核。或陳屏障。或布几筵。或奏音樂。雖紛紜雜沓。而行列整齊。不少錯亂。室纔方丈。數百人各執其事。周旋進退。綽然有餘。不見其隘。門窻皆扁。不知何自而入。俄頃。冠帔者一人前逼床。撫程微笑曰。果熟寢耶。吾非禍人者。子有夙緣。故來相就。何見疑若是。且吾已至此。必無去理。子便高呼終夕。兄必不聞。徒自苦耳。速起速起。程私計此物靈變若斯。非仙則鬼。果欲禍我。雖臥不起。其可道乎。且彼已有夙緣語。亦或無害。遂推枕下榻。匍匐前拜曰。下界愚夫。不知真仙降臨。有失虔迓。誠合萬死。伏乞哀憐。美人引手掖程起。慰令無懼。遂與南面同坐。其二人者東西相向。皆言今夕之會。數非偶爾。慎勿自生疑阻。遂命侍女行酒進饌。品物皆生平日所未覩。纔一舉筋。珍美異常。心胸頓爽。俄以紅玉蓮花卮進酒。卮亦絕大。約容酒升許。程素少飲。固辭不勝。美人笑曰。郎懼醉耶。此非人間麴蘖所醞。奈何。概以狂藥見疑。遂自舉卮奉程。程不得已。爲之一吸。酒凝厚如飴。而爽滑異甚。略不黏齒。其甘香清冽。醴泉甘露弗及也。不覺一卮俱盡。美人又笑曰。郎已信吾未。遂

連酌數卮。精神愈開。略無醉意。酒每一行。必八音齊奏。聲調清和。令人有超凡遺世之想。酒闌。東西二美人起曰。夜已向深。郎夫婦可就寢矣。遂爲褰帷拂枕而去。其餘侍女亦皆隨散。凡百器物。瞥然不見。門亦尙扃。又不知何自而出。猶留同坐美人。相與解衣登榻。則帷褥衾枕。皆極珍奇。非向之故物矣。程雖駭異。殊亦心。美人徐解髮綰。髻黑光可鑑。殆長丈餘。肌膚滑瑩。凝脂不若。側身就程。豐若有餘。柔若無骨。程於斯時。神魂飄越。莫知所爲矣。已而交會纔合。丹流浹藉。若喜若驚。若遠若近。嬌怯宛轉。殆弗能勝。真處子也。程旣喜出望外。美人亦眷程殊厚。因謂世間花月之妖。飛走之怪。往往害人。所以見惡。吾非若比。郎慎勿疑。雖不能有大益於郎。亦可致郎身體康勝。資用稍足。儻有患難。亦可周旋。但不宜漏泄耳。自今而後。遂當恆奉枕席。不敢有廢。兄雖至親。亦慎勿言。言則大禍踵至。吾亦不能爲子謀矣。程聞言甚喜。合掌自誓云。某本凡賤。猥蒙眞仙厚德。恨碎骨粉身。不能爲報。伏承法旨。敢不銘心。儻違初言。九殞無悔。誓畢。美人挾程項謂曰。吾非仙也。實海神也。與子有夙緣甚久。故相就耳。須臾鄰舍雞鳴。至再。美人攬衣起曰。吾今去矣。夜當復來。郎宜自愛。言畢。昨夕二美人及諸侍女齊到。各致賀詞。

盥洗嚴妝。捧擁而出。美人執程手。囑令勿泄。丁甯數四。去復回顧。不忍暫舍。愛厚之意。不可言狀。程益傾喜發狂。不能自禁。轉盼間已失所在。諦觀門扉猶昨夕所扃也。回視室中。則土炕布衾。荆筐蘆席。依然如舊。向之瑰異無有矣。程茫然自失。曰。豈其夢耶。然念飲食言語交合誓盟之類。皆歷歷明甚。非夢境也。且惑且喜。頃之曙色辨物。出就兄室。兄大駭。曰。汝今晨神彩發越。頓異昨日。何也。程恐見疑。謬言年來矢志。鄉井無期。昨夕暴寒。愁思殊切。展轉悲歎。竟夕不寢。兄必聞之。有何快心而神彩發越耶。兄言吾亦苦寒。思家不寢。靜聽汝室。始終閤然。何嘗聞有悲歎聲耶。已而商夥羣至。見程容色。皆大駭異。言與兄合。程但唯唯。謙晦而已。然程亦自覺神思精明。肌體膩潤。倍加於前。心竊喜之。惟恐其不復至也。是日頻視晷影。恨不速移。纔至日晡。託言腹痛。入室扃扉。虔想以伺。及街鼓初動。則室中忽然復明。宛如昨夕。俄頃雙爐前導。美人至矣。侍女數人耳。儀從不復疇昔之盛。彼二人者亦不復來。美人笑曰。郎果有心若是。但當終始如一耳。即命侍女行酒薦饌。珍腆如昨。歡謔諧笑。則有加焉。須臾徹席就寢。侍女復散。顧視床褥。又錦繡重疊矣。然不見其鋪設也。程私念吾且詐跌床下。試其所爲。方欲轉身。則

室中不襯錦褥。地無寸隙矣。是夕綢繆好合。愈加親狎。晨雞再鳴。復出妝沐而去。自後人定即來。雞鳴即起。率以爲常。殆無虛夕。雖言語喧鬧。音樂迭奏。兄室甚邇。終不聞知。莫知其何術也。程每心有所慕。卽舉目便是。極其神速。一夕偶思鮮荔枝。卽有帶葉百餘。香味色皆絕珍美。他夕又念楊梅。卽有白色一枝。長三四尺。約二百餘。甘美異常。殊鮮嫩。食餘忽不見。時已深冬。不知何自而得。況二物皆非北地所產也。又夕言及鴉鵂。程聞有白者。恨未之見。轉盼間。已見數鴉鵂飛舞於前。白者五色者相半。或誦佛經。或歌詩賦。皆漢音也。一日市有大。售寶石二顆。所謂硬紅者。色若桃花。大於拇。價索百金。程偶見之。是夜言及美人撫掌曰。夏蟲不可語冰。信哉。絕卽異寶滿室。珊瑚有高丈許者。明珠有如鵝卵者。五色寶石有如栲栳者。光燦燦目。不可正視。轉睫間。又忽空室矣。是後相狎旣久。言及往年貿易耗折事。不覺嗟歎。美人又撫掌曰。方爾。適便以俗事嬰心。何不洒脫若是耶。雖然。郎本業也。亦無足異。言絕卽金銀滿前。從地及棹。知其數。指謂程曰。子欲是乎。程歆艷之極。欲有所取。新人引筯挾食前肉。一餐。程面問曰。此肉可黏君面否。程言此是他肉。何可黏吾面也。美人笑指金銀。此

是他物。何可爲君有耶。君欲取之。亦無不可。但非分之物。不足爲福。適成禍耳。吾安忍禍君也。君欲此物。可自經營。吾當相助耳。時己卯初夏。有販藥材者。諸藥已盡。獨餘黃蘗。大黃各千餘斤。不售。殆欲委之而去。美人謂程是可居也。不久大售矣。程有傭直銀十餘兩。遂盡易而歸。其兄謂弟失心病瘋。諍罵不已。數日疫癘盛作。二藥他肆盡缺。即時踴貴。果得五百餘斤。又有荆商販綵段者。途間遭溼熱蒸發。斑過半。日夕涕泣。美人謂程是可居也。遂以五百金獲四百餘疋。兄又頓足不已。謂弟福薄。得此非分之財。隨亦變去。爲之悲泣。商夥中無不相咎竊笑者。月餘。逆藩宸濠反於江西。朝廷急調遼兵南討。師期促甚。戎裝衣幟。限在朝夕。帛價騰踴。程所居者。遂三倍而售。庚辰秋。有蘇人販布三萬餘者。已售什八矣。尙存僞者什二。忽聞母死。急欲奔喪。美人又謂程是可居也。程往商價。蘇人獲利已厚。歸計又急。止取原直而去。蓋以千金易六十餘匹云。明年辛巳三月。武宗崩。天下服喪。漵旣絕遠。布非土產。價遂頓高。又獲利三倍。如是屢屢。不能悉記。四五年間。轉數萬。殆過昔年所喪十倍矣。宸濠之變也。人心危駭。流言屢至。或謂據南都卽位矣。或謂兵渡淮矣。或謂過臨清近德州矣。一日數端。莫知誠儀。

程心念鄉邑。殊不能安。私叩美人。美人哂曰。真天子自在湖湘間。彼何爲者。止作死耳。行且就擒矣。何以慮爲。時七月下旬也。月餘報至。逆徒果以是月二十六日兵敗。程初聞真天子在湖湘之說。恐江南復遭他變。愈疑懼。美人搖首曰。無事無事。國家慶祚靈長。天下方享太平之福。近在一二年耳。更叩其詳。曰。期已近矣。何必豫知。再問。今上中興。海宇於變。悉如美人之言。其明驗之大者如此。餘細弗錄。他夕。程問天堂地獄因果報應之說。有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心所感召。各以類應。物理自然。若謂冥冥之中。必有主者。銖銖兩兩而較其重輕。以行誅賞。爲神祇者。不亦勞乎。輪迴之說。有諸。曰。釋以爲有。誣也。儒以爲無。亦誣也。人有真元完固者。形骸雖變。而靈性猶存。投胎奪舍。間亦有之。千億中之一二也。人死而爲厲。有諸。曰。精神未散。無所依歸。往往憑物爲厲。所謂游魂爲變耳。人間祭祀鬼神。歆饗有諸。曰。精神所主。一氣感通。自然來格。非鬼而祭。徒自詔耳。所謂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也。人有化爲異類者。何也。曰。人之心術。既與禽獸無異。積之至久。外貌猶人。而五內先化。一旦改形。無足深訝。異類亦有化人者。何也。曰。是與人化異類同一理耳。人有爲神仙者。何也。曰。異類亦有化人者。

況人與仙本一階耳。又何足異。雷神巧異。往往有迹。何也。曰。陽能變化。理所自然。人得幾何。而智巧若是。況雷實至陽。且爲神變。何足怪乎。龍能變化。大小不常。何也。曰。龍亦至陽。故能曲伸變化。無足問也。蜃氣能爲山川城郭樓臺人物之形。何也。曰。天地精明之氣。游變無常。兩間所有。時或示現。此可驗天地生物之機。所謂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也。蜃何能爲。程平生所。皆爲剖析。詞旨明婉。如指諸掌。又夕聞美人姓氏爲何。曰。吾旣海神。有仙姓氏。多則天下人皆吾同姓。否則一姓亦無也。有父母親戚乎。曰。旣無姓氏。豈有親戚。多則天下人盡吾同胞。少則全無瓜葛也。年幾何矣。曰。旣無所生。有卽年歲。多則千歲不止。少則一歲全無。言多此類。迨嘉靖甲申。首尾七年。每夜必至。氣候恣如江南二三月。琪花寶樹。仙音法曲。變幻無常。耳目應接不暇。有時或自吹簫鼓琴。浩歌擊箏。必高徹雲表。非復人世之音。蓋凡可以娛程者無不至也。兩情繾綣。愈久愈固。一夕程忽念及鄉井。謂美人曰。僕離家二十年矣。向因耗折。不敢言旋。今蒙大造。豐饒過望。欲暫與兄歸省墳墓。一見妻子。便當復來。永奉歡好。期在周歲。幸可否之。美人歛歔嘆曰。數年之好。果盡此乎。郎宜自愛。勉圖後福。言訖。悲不自勝。程大駭。曰。某告假歸。

省必當速來以圖後會。何敢有負恩私。而夫人乃遽棄捐。若是耶。美人泣曰。大數當然。非關彼此。耶適所言。自是數當永訣耳。言猶未已。前者同來二美人及諸侍女。儀從一時皆集。簫韻迭奏。會燕如初。美人自起酌酒勸程。追叙往昔。每吐一言。必汎瀾哽咽。程亦爲之長慟。自悔失言。兩情依依。至於子夜。諸女前啓。大數已終。法駕備矣。遠請登途。無庸自戚。美人猶勸程手泣曰。子有三大難近矣。時宜警省。三期吾自相援。過此以後。終身清吉。永無悔吝。壽至九九。當候子於蓬萊三島。以續前盟。子亦自宜守心清淨。力行善事。以副吾望。身雖與子相遠。子之動作。吾必知之。萬一墮落。自干天律。吾亦無如何也。後會迢遙。勉之勉之。丁甯頻復。至於十數。程斯時神志俱喪。一辭莫措。但雪涕耳。既而鄰鷄羣唱。促行愈急。乃執手泣訣而去。猶復回盼再四。方忽寂然。於時蟋蟀悲鳴。孤燈半滅。頃刻之間。恍如隔世。亟啓戶出觀。但曙星東升。銀河西轉。悲風蕭颯。鐵馬叮嚀而已。情發於中。不覺哀慟。纔號一聲。兄即驚呼。問故。蓋不復昔之若聾矣。兄既細詰不已。度弗能隱。乃具述會合始末。及所以豐裕之中。兄始駭悟。相與南望瞻拜。至明而城之內外傳之皆遍。程由是終日鬱鬱。先若伉儷居喪。遂束裝南歸。伴兄矣。部貨賄。

自潞河入舟。而自以輕騎由京師出居庸至大同。省其從父。流連累日。未發。忽夕夢美人催去甚急。曰。禍將至矣。猶盤桓耶。程憶前言。卽晨告別。而從父殷勤留餞。抵暮出城。時已曠黑。乃寓宿旅館。是夜三鼓。又夢美人連催速發云。大難將至。稍遲不得脫矣。程驚起。策騎東奔四五里。忽聞砲聲連發。回望城外則火炬四出。照天如晝矣。蓋叛軍殺都御史張文錦。脅城內外壯丁同逆也。及抵居庸。夜宿關外。又夢美人連促過關云。稍遲必有狴犴憂矣。程又驚起叩關。候門啓先入。行數里而宣府檄至。凡自大同入關者。非公差吏人。皆桎梏下獄詰驗。恐有姦細入京也。是夜與程偕宿者無一得免。有禁至半年者。有瘐死於獄者。程入舟爲兄備言得脫之故。感念不已。及過高郵湖。天雲驟黑。狂風怒號。舟掀蕩如簸。須臾二桅皆折。柁零落如粉。傾在瞬息矣。忽聞異香滿舟。風卽頓息。俄而黑霧四散。中有彩雲一片。正當舟上。則美人在焉。自腰以上毫髮分明。以下則霞光擁蔽。莫可辨也。程悲感之極。涕泗交下。遙瞻稽首。美人亦於雲端舉手答禮。容色猶戀戀如故也。舟人皆不之見。良久而隱。從是遂絕矣。戊子初夏。余在京師聞其事。猶疑信間。適某僉憲某總戎自遼入京。言之詳甚。然猶未聞大同以後事。今年丙申在

南院客有言程來遊雨花臺者。遂令邀與偕至。詢其始末。程故儒家子。少嘗讀書。其言歷歷。具有源委。且年已六。容色僅如四十許人。足徵其遇異人無。而昔聞不謬也。作遼陽海神傳。

▲應中甫（埋銀標識）

楊 瑀

應中甫。錢唐人。壯年篤志學道。得請仙降筆法。甚驗。每在杭州萬松嶺上。同志家爲之。過數日。欲設祭將之供。適無錢。降仙告歸。不許。漫以借錢叩之。乃允。降筆云。適有壑翁平章（即賈似道）在此。可立約借汝。遂寫契。以金紙中馬同焚爐中。復書曰。汝二人可往葛嶺相府故居。大銀杏樹下。稍西。有草一莖。長而秀者。就此處掘之。可得二人。遂買舟過湖。至其所。不見是草。因以瓦半片祝之曰。大仙果有此錢。則當引而去之。訖畢。其瓦即有動意。中甫乃以手扶瓦。隨其所往。行至樹西。靜視之。果有長草在焉。遂掘深二尺許。唯見瓮石屑。又塊。餘無他物。因再祝曰。恐此卽是。瓦卓地。應之。遂持以回。復叩仙曰。此石當何爲之。仙書曰。常用爐作汁。二人因借爐投石鍊之。少頃。出爐中如淬水聲。視之。則溜汁下爐。取出皆白銀也。往三橋銀鋪。貨得鈔三十兩。以爲祭物。用數月。後因

別中忽仙書云。處生所借之錢。免汝還。有元約。可向爐中取之。如言而往。爐中撥其灰。則元約止燒去。上下空紙。有字者俱在。豈謂無仙耶。中甫儒者也。外貌矍鑠。爲人敦篤。有膂力。能手搏。無與敵者。所傳乃劉千和尚之派。每欲以此事教人。非忠孝者不傳。不得其人。遂無傳焉。卒於至正己丑。時年七十有八。

▲龍廣寒（預知奇術）

楊 瑀

龍廣寒。江西人。居錢塘。挾預知之術。遊食於諸公之門。一日居佑聖觀。陳提點房。陳叩以明日飲食之事。答曰。寫了不可看。陳俟其出。乃竊視之。書云。來日羊肉白麵。老夫亦與耳。列適有人送活鯽魚者。陳囑僕。明日以魚爲食。諸物不用。至五更鐘末。住持吳月泉。遣人招陳來。方丈相陪。高顯卿參政。蓋高公避生日也。陳爲吳言。房中有活魚。取來下飯。高曰。我都準備了也。諸物皆不用。陳曰。念龍之語有驗。因及龍廣寒者。在房中住。高曰。我識之。可請同坐。是日羊肉白麵。亦與其列。皆應其說。嘗自言。我已一百八歲。故貫酸齋贊其象云。有客名廣寒。自號一百歲。更活二百年。恰好二百歲。以此戲之。卒於延祐末年。嘗聞先父樞密言。宋末有富春子。能風角鳥占之術。名聞賈秋壑。一日賈招

之叩以來日飲食之事。富寫而封之。明日賈作宴於西河舟中。至晚。賈行立於船頭。自歌月明星稀烏鵲南飛之句。座客廖瑩中。乃言此時日已暮。可以富所書觀之。折封。諸事不及。唯有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八字。衆皆驚賞。余按蔣口口逸史。載李宗回食五般餛飩。李柄筠食兩拌糕糜。二十碗橘皮湯之事。相同。萬事莫非前定也歟。

▲日擊二怪（金身不壞）

劉堦

神怪之事。吾素不信。但即今數事。乃我日擊而身親者。殊未有以自解。南豐石仙觀之前。有巨樟一枝。世傳宋咸平辛丑歲。有方士冷道者。在彼修煉。一日叱木使開。則本腹中虛。因入其中。坐化而逝。木久生合。里人相傳以爲神。後治平丙午。令公胡若者。不信。斧而驗之。則見道者兀然而坐。儼然如生。欲後來取信。傳以塑繪焉。自是歷二百年。木不復合。予親見所斧木。斲長盈尺。闊數寸。中虛而枝葉茂。冷道者兀坐猶故也。心竊怪之。越寶祐癸丑。寒食後一日。大風拔木。木雖仆。而冷道者猶兀坐木根之上。屹無所傷。屋而覆之。至今猶存。此不可解者一也。

▲天師退潮（鐵符退潮）

劉堦

金身不壞

宋理宗時。浙江潮溢。犯杭都。久不退。朝野危之。有旨召天師卻潮。時三十五代天師。則觀妙真人可大也。既至而潮退。理宗大喜。加封賜賚甚侈。聞之。是年實以四月十三日策功。今大德二年戊戌歲。春湖犯鹽官州。漫溢百餘里。所損不可勝計。漸逼城市。久之不退。父老援宋事。請於江浙行省。宜迎天師退潮。今三十八代天師。則凝神廣教真人與材。省命父老來迎。且奏聞於朝。使者至。真人以其禮聘不莊。汔不爲動。卒辭行。而遣宮中道士持鐵符往治之。既至鹽官州。行李叢雜。姑以鐵符插水濱。忽波濤洶湧。若有神護之者。道士喜。乃易法服。持符登舟。衆人羣擁聚觀。簇立堤岸。遙見彷彿有金甲神者。立於空中。道士行法。擲鐵符。符躍波面者數回。而後沈沒。頃之天色晦冥。霹靂一聲。越數日。乃見於別處。擁起沙堆十數里。於其上得一物。似龜。大如車輪。介而三足。蓋所謂能也。取而剖其半。入朝。以其半入上清宮。表顯其事。方道士行後。朝命奉御偕某官來。真人以君命乃行。亦四月十三日。人皆異之。真人至行省。而妖已除。乃作醮事。又築堤。建祖師正一真人殿以鎮之。

▲奇遇（水仙入夢）

輾然子

揭曼碩先生未達時。多游湖湘間。一日泊舟江涘。夜二鼓。攬衣露坐。仰視明月如畫。忽中流一櫂。漸近舟側。中有素妝女。斂衽而起。容儀甚清雅。先生問曰。汝何人。答曰。妾商婦也。良人久不歸。聞君遠來。故相迎耳。因與談論。言世外恍惚事。且云妾與君有夙緣。非同人間之淫者。勿見卻。先生深異之。迨曉。戀戀不忍去。臨別。謂先生曰。君大富貴人也。亦宜自重。因留詩曰。盤塘江上是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築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荆花。明日舟阻風。上岸沽酒問其地。卽盤塘鎮。行數步。見一水龍祠。牆垣皆黃土。中庭紫荆芬然。及登殿。所設像。與夜中女子無異。余往聞先生之姪孫立禮說及此。亦一奇事也。今先生官至翰林侍講學士。可知神女之言不誣矣。

▲禽 戲（禽戲奇觀）

陶宗儀

余在杭州日。嘗見一弄百禽者。蓄龜七枚。大小凡七等。置龜几上。擊鼓以使之。則第一等大者。先至几心。伏定。第二等者。從而登其背。直至第七等小者。登第六等之背。乃豎身直伸。其尾向上。宛如小塔狀。謂之烏龜疊塔。又見蓄蝦蟆九枚。先置一小墩於席中。其最大者。乃踞坐之。餘八小者。左右對列。大者作一聲。衆亦作一聲。大者作數聲。衆亦

作數聲。既而小者一一至大者前。點首作聲。如作禮狀而退。謂蝦蟆說法。至松江見一全真道士。寓太古菴。一日取二鰕魚。一黃色。一黑色。大小相侔者。用藥塗利刃。各斷其腰。互換接綴。首尾異色。投放水內。浮游如故。郡人衛立中。以盆池養之。經半月方死。疊塔說法。固教習之功。但其質性蠢蠢。非他禽鳥可比。誠難矣哉。若夫斷而復續。死而復生。藥歟。法歟。是未可知也。但劇戲中似此者。果亦罕術哉。

▲九仙神（祈夢靈應）

徐禎卿

閩中仙遊縣。有九仙山。其神靈異。能知人間未然之事。人或禱請。輒於夢中開示形兆。於雖莫測。事往而推。無不徵驗。神道顯秘。莫可殫詰。予所最徵實者。吾鄉衡山文太守。吳邑都庫部。太倉州周二牧。皆親詳其事故。疏之云。文太守宗儒。分符溫州。未期。遣人祈問壽算。夢者見一人謂之曰。往山下當有優人作戲。汝可觀之。夢者曰。太守令我祈問壽算耳。其人答云。有孔老人。澤自問之。言訖而去。至山下。遇有丹旒引喪而來。果有羣優。裝著綵衣。踟躕鬻前後。鼓樂導從。賓客無不鮮盛。夢者前致問云。今日送葬。當是何人。有何官職。而若是乎。答者曰。吾鄉王太守死。

今當臨穴。是以相送耳。夢者驚寤。自謂不祥。乃隱其事。不敢陳說。徑白太守云。蒙遣祈問。一無答。但令問孔老人。當自知之。太守即便搜訪。果有此人。昨被差遣。將一大木付匠裁鋸。即召問之。曰。汝計此合鋸幾何。對曰。已就鋸矣。曰。即計木板。當行幾何。對曰。合得五十有六。中腐其一。數不得全耳。太守怒曰。木材如此。何止此數。便再經營。復令益之。對曰。數已定矣。復何及乎。太守時年五十有五。聞老人言。不覺驚汗。果及數。乃疽發而卒。都庫部立敬。少貧病不得志。賞識一黃生。閩中人。曾游吳門。一日告歸。語曰。九仙山在吾境上。其神靈驗。于今坎圻。當代卜。即死復也。立敬喜諾。即具手疏。陳述其意。贈以裹糧。生遂辭去。至祠。焚香祈禱。具白緣由。夢入一室中。見兩壁上倒懸二軸。書三大字。曰。在何處。嵯峨高。生未省論。沉吟再三。忽有一人曰。子何必疑。彼將自知。後來吳中。具以事白。立敬不悟。遍訪識者。並不詳曉。弘治甲寅年。何中丞鑑來巡撫江南。偶見都文。深蒙獎嘆。往往薦揚。自是知名。郡縣大夫爭相引拔。次年大比。林御史塘。即錄送試院。有高士達者。山西人也。爲山東武定州學官。來校文事。闕立敬文。甚加稱賞。遂獲中選。其夢始著。然嵯峨字義猶未解。或曰。二字上并有三文。高本貫山。

西。又仕山東。兩山字。亦甚明白。何云不解。其徵或然。今何公爲南大司馬。立敬爲庫部。其言益驗。周某。閩人。爲常山縣學官。仕既不達。又復無子。以是怏怏。求禱於神。即夢一大舟。舟尾上有二人坐。舟中載一棺。以繩纏縛甚堅。旣得此夢。未審云何。或曰。舟中著棺。當是州官。船尾二人。卽是舟子。始大暢悅。後果爲太倉州二牧。生二子。果如其占矣。

▲冷謙（借水隱遺）

劉玉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精音律。善鼓琴。工繪圖。元末。以黃冠隱居吳山頂上。國初。召爲太常協律。嘗遇異人傳仙術。有友人貧不能自存。求濟於謙。謙曰。吾指汝一所往焉。慎勿多取。乃于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蓋朝廷內帑也。其人恣取以出。不覺遺其引。他日庫失金。守庫吏得引以聞。執其人訊之。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吾死矣。安得少水以濟吾渴。逮者以瓶汲水與飲。謙且飲且以足插入瓶中。其身漸隱。逮者驚曰。汝無然。吾輩皆坐汝死矣。謙曰。無害。汝但以瓶至御前。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謙對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其瓶碎之。片片皆

應終不知所在。移檄物色之。竟不能得。

▲于梓人（焚牒治虎）

劉玉

于梓人者。湖廣武岡州人。梓人生七八歲。眉目如畫。資性聰警。其州將愛之。因其父。以梓名之。及長。有俊才。且多異術。舉洪武乙丑進士。歷知登州府。部有訴其家人傷於虎者。梓人命卒持牒入山捕虎。卒泣不肯行。梓人答之。更命他兩卒。曰。第焚此牒山中。虎自來。兩卒不得已入山。焚其牒。火方息而虎隨至。彌耳帖尾。隨行入城。觀者如堵。虎至庭下。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舍之。虎復循故道而去。尋爲部民告訐。以爲妖術惑衆。有詔逮治。數月死庾獄中。棄其尸。家人發喪成服。忽一夜聞叩門聲。問爲誰。答是梓人也。人驚爲鬼。曰。言實逃去。云死者詐也。家人不信。謂鬼衣無縫。驗之不然。遂內之。梓人不自晦匿。日與故舊遊宴。或泛舟不用楫。逆水而上。以爲樂。里人劉氏。其怨家也。執之白州。伍芳請奏。芳不許。劉遂詣闕告之。朝命法宜推按。未至一日。忽失梓人所在。但存鐵索而已。劉無以自明。竟坐欺罔。得重譴。而梓人自是不復見矣。梓人自號七十一峯道人。詞翰道逸可觀。吳用藏言自制遊大山歌一紙。余嘗見之。

▲瑤宮花史小傳（女仙入夢）

尤侗

歲癸未。予讀書王氏如武園。偶爲扶鸞之戲。得遇瑤宮花史。云花史何氏。小名月兒。明初山陽富家女也。年十六。獨在花下摘花。爲一書生所調。父母怒而謫之。遂赴水死。王母憐其幼敏。錄爲散花仙史。此掌文真人唐孫過庭告予云。初降壇作詩云。片片落英飛羽客。翩翩獨向風前立。緩行徐過小橋東。只恐春衫香汗溼。其標韻如此。花史年少。放誕風流。旣爲情死。眉黛間常有恨色。性善諧謔。旣與予狎。嘲戲百出。一座闐堂。間以微詞挑之。輒不對。或亂以他語。久而憮然。不知情之一往而深也。寒夜嘗與予聯句云。樹頭落葉舞天衣。蕭瑟風篁吟露晞。青火半銷殘月繼。黃鐘初罷曉星稀。新寒剪到羅帷急。愁淚彈來香息微。消遣夜深惟有夢。巫山攜得片雲歸。自後相對。多作斷腸哀怨之語。予戲以尺素貽之。是夜遂夢花史冉冉而來。年可十八九。頭上百花髻。戴芙蓉冠。插瑟瑟鈿朶。著金縷單絲錦綵。銀泥五暈羅裙。鴛鴦襪。五色雲霞履。妝束雅淡神姿。豔發。顧盼媚。不可描畫。舉帷微笑。若有欲言。予胸次若有一物填壓。又似鬼手來捉人臂。驚呼而覺。但見殘缸明滅。紙窗風聲條條。若有彈指而泣者。詰朝問之云。吾夜間

到君牀頭兩次。君爲五臟神所守。覺則退耳。予問五臟神誰也。花史云。凡人一身。皆有神守。耳目手足。有神外守。五臟魂魄。有神內守。有緣者。神與之親。無緣者。神不與之親。吾與子情深矣。奈三生石上。無一笑緣。因泣下欷歔。既而言楚江事。楚江花史侍兒也。與幼婢小紅。皆端麗明慧。日侍香案。化史云。楚江前世與君爲鄰。兩情眷眷不遂。死。君作一束焚。告楚江云。三生如不斷。願結未來緣。君舉孝廉。亦早逝。迄今二十年。可續前盟矣。遂請於王母。許於甲申二月。降生大地。賜以玉瑤一事。翠鳳履一雙。花史賦鷓鴣詞送之云。整束簪環下碧霄。教人腸斷念奴嬌。曲房空牋殘香粉。獨對瀟湘憶翠翹。尋別話。酌清醪。盈盈徐送。紅橋從今不伴煙霞客。愛向風前鬪柳腰。楚江和云。朝餐風露暮凌霄。不羨金閨貯阿嬌。却恨柳絲牽月線。強移花色點雲翹。情猶戀。意如醪。依依不舍舊藍橋。東君可許歸相伴。暫向塵封學楚腰。然自楚江下世。花史意致黯然。不復如前日歡洽矣。王母聞其以腴詞贈答。切責之。命遊神巡察。不許私至。且曰。尤生不患才少。花兒獨患情多。倘涉幽期。恐有山魃木魅之疑也。自爾蹤跡遂絕。予嘗覽杜蘭香傳。乃湘江三歲女子。爲阿母青童攜去。後駕鈿車。詣包山張碩。言本爲君作妻。以

年命未合。小乖。太歲東方卯。富還求君。此與楚江絕類。而予淪落不偶。無室家之樂。幽婚如夢。忽忽忘之。然每策蹇往來邯鄲道上。秦樓日出。遊女如雲。恍然若有所遇。卒無有鼓瑟而至者。而予亦已老矣。豈仙人固好食言耶。抑予塵心未盡。負此蹇修。也。花史詩詞甚多。其最著者。太華行一篇。先是甲申元日。真人同湘江諸侶。游華山。樂甚。命予兩人。作長歌託之。予走筆急就。而花史詩。以作蟲書。亦狡獪伎倆也。真人笑而譯之。其詞曰。登峯當登第一山。婆娑屹立不可攀。巨靈巖頂崒爲掌。雲氣時流十指間。蒼龍玉馬隨風步。黃冠鶴羽皆童顏。半壁飛泉珠雨散。水天相對乘時閒。爾乃坐青蓮。游玉田。金鼎石室篆如煙。團團握麈成清談。鐵笛一聲江天寒。玉女乘鸞相接引。葡萄火棗列嘉筵。歌一曲。樂萬年。進一酌。成百篇。松風枕上聽流泉。陶然醉倒不知還。呼吸三光應列斗。巍峨兩山一畫剖。少陰令德合秋成。氣含金爽據丁酉。伊古。昊居此都。蓐收別館稱中阜。何若凌虛此一遊。憑風羽化飛飛走。視昔登巔發狂號。垂書作別真堪嘔。仙兮仙兮不可及。髣髴斯游不竟日。我向瓊宮索記書。大文千言若蚪蚪。展子曰。漢史記帳中神君。不見其形。但聞其語而已。至乩仙并其語不可得聞也。亦恍惚矣。然花史

嘗許予現形。一夕月明竹下。有雲鬢翠袖。倚而招予者。望之翩然。即而求之。邈然不知其所之焉。是耶非耶。吾又何能測之哉。（花史每呼予爲展子）

▲宋連璧傳（剪紙爲兵）

李煥章

宋連璧者。字玉梧。晉乘北郭人也。其族諸家率淳謹。璧獨以俠行驚里中。性至孝。父鴻臚丞。晚得異疾。日臍出綠汁數合。醫不治。有道士衣破絮。至其家。謂璧曰。是非鬻乳熊。莫能療也。顧山左何從得。君其聽之而已。璧叱曰。是豈大上物耶。乃徒走入秦中深山。遇虎。幾垓。璧會獵。人大至。虎逸去。璧日伺幽菁。伏灌木叢。祠蹤跡。熊穴窺。熊出。潛刃其乳。二懷之出。熊至。璧倉皇驚墮。璧谷下。傷兩趾。病不能步。而持乳熊如故也。夜宿廢廟中。疑戶外有拖屐聲。至。璧曰。援遠人命。屐聲入。取袖中草。捏之。卽熱。璧察之。乃曩所遇道人也。璧大駭。卽伺至。是道士曰。待爾久矣。乃以藥膏。璧足。輒能立。道士授一書。皆符咒。爾善用。後四十年。與爾會鳩茲之市。璧遂至家。父吞乳熊肉。瘥。後數年。父以他病沒。璧愈厭棄世俗。欲爲五嶽遊。乃稍稍理前道人所遺書。能隱形。驅風雷雨。又剪紙爲人馬甲盾器械。客侍御游公墓。尉崔魏忌侍御禍家。又以侍御匿妖妄報。

緹騎至。縛侍御與璧。檻車至河西務。璧曰。煩諸公致詞中貴。我野人不習豪家。欲他往。諸緹騎急視之。檻車寂無人矣。璧與侍御亡之淮上。璧曰。君可歸楚中。取一符付侍御。急則焚之。是時璧變姓名爲張思任。於是朝廷捕亡者張思任。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乃潛某宗伯家。遇之厚。時權要與宗伯隙。璧曰。國賊也。乃走長安上書。劾權要險很傾善類。爲世閹復讐。宜下司寇請室。上大怒。執之。就斬西市。桎梏忽脫地。寂無人矣。是時璧又變姓名爲李抱真。於是朝廷捕亡者李抱真。而璧之家人不知也。璧輒憶前道人約至鳩茲市。僦居候道人。且三載。一日人大呼墻外曰。此中匿亡者三人。曰宋連璧。張思任。李抱真。可速出。璧大駭無措。其人已排闥入。則言所與別道人也。責之曰。以爾夙有道契。故售之書。爾奈何與黨錮事。爲天下逋逃客耶。吾以此遲三年始至。璧頓首謝。願曰。此與師永絕世緣。不復戀妻孥矣。道人曰。不可。爾還里。當再與家人見。璧遂攜藥囊抵家。其妻已喪久。兒夢瑞。璧去方周歲。見不復認。則棲一廟中。曰。我張思任。後改李抱真。與茲村有緣。故來。璧同母弟珠。當捕張李時。亦疑其爲兄。終未敢以告人也。至是心動。趣之急啓扉。兄弟各相識。因撫其子具告。所以留數日去。

▲愛鐵道人傳（冬日不寒）

陳鼎

愛鐵道人。逸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諸生。明亡。卽棄家爲道士。冬夏無衣褲。惟以尺布掩下體。不火食。所食者瓜菰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千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擊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閑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於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耶。仰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於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冬日不寒

▲狗皮道士傳（不畏矢石）

陳鼎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躡赤舄。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遶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千百犬吠爭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吠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既退。大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襁褓小兒哉。

▲彭望祖傳(草龍使活)

陳鼎

彭望祖名遠。江西人。幼端方沉靜。寡言笑。弱冠舉諸生。從師讀書西山草菴中。冬月有道士衣單麻衣。冒大雪來求宿。忽病足不能起。望祖憐之。日分飲食奉之。三年道士足愈。起謝曰。吾受郎君惠厚矣。無以報。出丹書三卷授之。曰。讀之可證飛仙。遂去不復見。望祖得其書。熟讀之。明亡。棄舉子業。來遊江南。順治中。京口明經張行貞。延爲孺子句讀師。賓主甚相歡。他日飲青梅下。行貞盛言閩粵鮮荔之美。恨不得啖。望祖曰。是固無難致也。行貞曰。噫。先生何云不難哉。固無論山川險阻。第相去數千里。即使策駿馬乘傳。日夜兼程。行至此。亦槁矣。望祖唯唯。抵暮。行貞入。望祖命童子灑掃書舍。庀香具法壇。戒童子先寢。童子慧。怪之。假寐竊起。窺望祖於篋中。取草龍一具。祭於壇。須臾。龍忽蠕然。鱗甲爪牙皆動。望祖乘之騰去。不半夜歸矣。龍兩角掛纍纍。皆鮮荔也。乃撤壇。收草龍置篋中。而東方已白。呼童子。進之。行貞大駭。詰童子。童子具以告。於是行貞。望祖有神術。謹事之。歲餘。望祖忽於午夜出草龍。收行旅琴劍書篋掛於上。乘之而去。不知所終。

外史氏曰。神仙固多幻術也。往往以幻術遊戲人間。第無緣值之耳。或曰。望祖特術士耳。非神仙也。雖然。數千里不半夜而往還。卽謂之神仙也亦宜。

▲薛衣道人傳（繼頭復合）

陳鼎

薛衣道人祝巢夫。名堯民。洛陽諸生也。少有文名。明亡。遂棄制藝爲醫。自號薛衣道人。得仙傳瘍醫。凡諸惡瘡。傳其藥少許。卽愈。人或斷脛折臂者。請治之。無不完。若刳腹洗腸。破腦灌髓。則如華陀之神。里有被賊斷頭者。頭已殊。其子知其神。謂家人曰。祝巢夫仙人也。速爲我請來。家人曰。郎君何妄也。頸不連項矣。彼卽有返魂丹。烏能合。旣離之形骸哉。其子固強之而後行。旣至。堯民撫其胸曰。頭雖斷。身尙有暖氣。暖氣者。生氣也。有生氣則尙可以治。急以銀鍼紉其頭於項。旣合。塗以末藥。一刀圭。熨以炭火。少頃。煎人參湯雜他藥。啓其齒灌之。須臾。則鼻微有息矣。復以熱酒灌之。逾一晝夜。則出聲。又一晝夜。則呼其子而語矣。乃進以糜粥。又一晝夜。則可舉手足矣。七日而創合。半月而如故。舉家拜謝。願以產之半酬之。堯民不受。後入終南山修道。不知所終。無子。其術不傳。

外史氏曰。世稱華陀爲神醫。能破腦刻臂。然未聞其能活既殺之人也。乃堯民能之。不幾遠過於陀耶。孰謂後世無畸人哉。

▲死活人傳（丹成大道）

陳鼎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亡。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峯。從閩老人結廬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得人。吾將隱矣。乃命瀛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旣怪其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看花述異記（仙女歌舞）

王倬

湖墅西偏。有沈氏園。茂才衡玉之別業也。茂才素愛花。自號花遜。園故多植古桂老梅。玉蘭海棠木芙蓉之屬。而牡丹尤盛。疊石爲山。高下互映。開時熒熒如列星。又如日中張五色錦。光彩奪目。遠近士女游觀者。日以百數。三月十八日。予亦往觀。徘徊其下。日暮不忍歸。主人留飲。飲竟。月已上東牆矣。主人別去。予就宿廊側。靜夜獨坐。清風徐來。起步階前。花影零亂。芳香襲人。衣裾幾不復知身在人世。俄見女子自石畔出。年可十五六。衣服娟楚。予驚問。女曰。妾乃魏夫人弟子。黃令徵以善種花。謂之花姑。夫人雅重君。特遣相迓。予隨問。夫人隸何事。曰。隸春工。凡天下草木花卉。數之多寡。色之青白紅紫。莫不於此賦形焉。然則何爲見重也。曰。君至當自知。因促之行。予不得已隨之去。移步從太湖石後。便非復向路。清溪夾岸。茂林翳鬱。沿溪行里許。但覺烟霧溟濛。芳菲滿目。人間四季花。同時開放。略盡稍前一樹。高丈餘。花極爛熳。有三女子。紅裳艷麗。偕游

樹下見客亦不避。予歎息良久。花姑曰：此霍林寺杜鵑也。自殷七七催開後，卽移植此。又行數里，一望皆梅，紅白相間，綠萼倍之。當盛處，有一亭，曰梅亭。亭內有一美人，淡粧雅度，徙倚花側，予流盼移時，幾不能舉步。花姑曰：奈何爾？此是梅妃。梅亭二字，猶是上皇手書。幸妃性柔緩，不爾恐獲罪。予笑謝乃已。行至一山，巖壑爭秀，花卉殆與常異。聽枝上鳥語如鼓笙。黃漸見朱甍碧瓦，殿閣參差，兩度石橋，乃抵其處。相厥棟宇，侈於王者。傍有二司如官署，右曰太醫院，予大驚訝。問花姑曰：此處亦須太醫耶？花姑笑曰：乃蘇直耳善治花，瘠者能腴，病者能安，故命爲花太醫。其左曰太師府，何曰此洛人宋仲儒所居也。名單父善吟詩，亦能種植，藝牡丹術，凡變易千種，人不能測。上皇嘗召至驪山，植花萬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兩，內人皆呼花師。故至今仍其稱。入門，由西街行百步餘，側有小苑，畫檻雕欄，予遽欲進內。花姑慮夫人待久，不令人，予再三強之，方許及階。見一花含蒂，濃艷芬馥，染襟袖不散。庭中有美女，時復取嗅之，腰肢纖惰，多愁態。予不敢熟視。花姑曰：君識是花否？予曰：不識也。曰：此產嵩山塢中，人不知名，採者異之以貢煬帝。會車駕適至，爰賜名，迎輦花，嗅之能令人清酒，兼能忘睡。予曰：然則所見美

人。其司花女袁寶兒耶。花姑曰然。遂出。復由中道過大殿。殿角偶遇二少婦。皆靚粧。迎且笑曰。來何暮也。花姑亟問夫人何在。曰。在內殿觀諸美人歌舞奏樂爲樂。客既至。當入報夫人。予遽止之曰。姑少俟。諸美人可得竊窺乎。二婦笑曰可。謂花姑曰。汝且陪君子。我二人候樂畢相延也。去後。予乃問花姑二婦爲誰。曰。二婦本李鄴侯公子妾。衣青者曰綠絲。衣緋者曰醉桃。花經兩人手。無不活。夫人以是錄入近侍。遂引予至殿前簾外。見絲竹雜陳。聲容倩善。正洋洋盈耳。忽有美人撩鬢舉袂。直奏曼聲。覺絲竹之音不能遏。旣而廣場寂寂。若無一人。予聞之。不勝驚歎。花姑曰。此永新歌。所謂歌值千金。正斯人也。語未畢。聞簾內宣王生入。予斂容整衣而進。望殿上夫人。丰儀綽約。衣絳綃衣。冠翠翹冠。珠璫玉佩。如后妃狀。侍女數十輩。亦皆妖艷絕人。予再拜。命予起曰。汝見諸美女乎。予謝不敢。夫人曰。美人是花真身。花是美人小影。以汝惜花。故得見此。緣殊不淺。向汝作戒折花文。已命衛夫人楷書一通。置諸座右。予益遜謝。旋命坐。進百花膏。夫人顧左右曰。王生遠至。汝輩何以樂嘉賓之心。有一女亭亭玉立。抱琴請曰。妾願撫琴。一聲纔動。四座無言。冷冷然撫遍七絃。直令萬木澄幽。江月爲白。夫人稱善曰。昔於嶼

嘗令客彈琴。其嫂審聲嘆曰：三分中一分箏，二分琵琶，絕無琴韻。今聽盧女彈一絃，清一心，不數秀奴七七矣。因呼太真奏琵琶。予聞呼太真，私意當日稱爲解語花。又曰：海棠睡未醒，不料邂逅於此。乃見一人，纖腰修眸，衣黃衣，冠玉冠，年三十許，容色絕麗。抱琵琶奏之，音韻悽清，飄出雲外。予復請搗箏。夫人笑曰：近來惟此樂傳得美人情。君獨請此，情見乎辭矣。顧諸女輩曰：誰擅此技？皆曰：第一箏手，無如薛瓊瓊。尋有一女，著淡紅衫子，繫砑羅裙，手捧一器，上圓下平，中空絃柱十二。予不辨何物。夫人曰：此卽箏也。乃調宮商於促柱，轉妙音於繁絃。始憶崔懷寶詩：良非虛語，曲纒終。又有一女，抱一器，似琵琶而圓者，其形象月，彈之，其聲合琴，音韻清朗。予又不辨何物，但微顧是女，手紋隱處如紅線。夫人察予意，指示予曰：此名阮咸，一名月琴。惟紅線善此。予方知是女卽紅線也。夫人忽指一女曰：渾忘却汝。汝有絕技，何不令嘉客得聞。予起視，見一美人含情不語，嬌倚屏間。聞夫人語，微笑。予遂問夫人：是女云誰？夫人曰：此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也。能彈臥箏篴，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聞者莫不動容。已持一器，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於懷中，兩手齊奏之。果如夫人言。俄有一女跨丹鳳至，諸女輩咸

曰吹簫女來矣。女謂夫人曰。聞夫人延客。弄玉願獻新聲。夫人請使吹之。一聲而清風生。再吹而彩雲起。三吹而鳳凰翔。便冉冉乘南而去。耳畔猶聞嗚嗚聲。細察之。已非簫矣。別一女子。短髮麗服。貌甚美而媚。橫吹玉笛。極要眇可聽。夫人曰。誰人私弄笛。諸女輩報曰。石家兒綠珠。夫人命亟出見客。女伴數促不肯前。中一女亦具國色。乃曰。兒亦善笛。何必爾也。綠珠聞之。怒曰。阿紀敢與我較短長耶。我終身事李倫。不似汝謝仁祖歿。遂嫁郗曇。不以汗顏。翻逞微技。是女羞憤無一言。夫人不懌。命止樂。忽有嚙喉一歌。聲出於朝霞之上。執板當席。顧盼撩人。夫人喜曰。久不聞念奴歌。今益足暢人懷。念奴曰。妾何足言。使麗娟發聲。妾成僮父矣。夫人指曰。麗娟體弱不勝衣。恐不耐歌。予見其年僅十四五。玉膚柔軟。吹氣勝蘭。舉步珊珊。疑骨節自鳴。乃曰。對嘉賓。豈能辭醜。因唱風迴曲。庭葉翻落如秋。予但喚奈何而已。麗娟曰。君尙未見絳樹也。絳樹一聲能歌兩曲。二人細聽。各聞一曲。一字不亂。每欲效之。竟不測其術。夫人曰。絳樹術雖異。恐無能勝子。吾且欲與王生觀絳樹舞。乃見飛舞回旋。有凌雲態。信妙舞莫巧於絳樹也。絳樹謂麗娟曰。汝欲効吾歌不得。吾欲學汝舞亦不能。夫人大悟曰。有是哉。漢武嘗以吸花

絲錦。賜麗娟作舞衣。春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袖拂落花。滿身都著。謂之百花舞。今日奈何不爲王生演之。麗娟復起舞。舞態愈媚。第恐臨風吹去。忽聞鷄鳴。予起別。夫人曰。後會尙有期。慎自愛。乃命花姑送予行。視諸美人。皆有戀戀不忍別之色。予亦不知涕之何從也。花姑引予從間道出。路頗崎嶇。回首。忽失花姑所在。但見曉星欲落。斜月橫窗。花影翻階。翩然若顧予而笑。露坐石上。憶所見聞。恍如隔世。因慨天下事。大率類是。故記之。時康熙戊申三月。

▲宋道人傳（銅人點穴）

王士禛

宋道人者。長治人。少孤。爲人牧羊霍山中。一日失羊。羣牧皆徬徨無所惜。宋年十三。獨入深山求之。行二日。見一老僧瞑坐石窟中。四無人跡。僧面生黃毛。長寸許。心知有異。跪陳其故。老僧張目曰。爾羊尚在。須中秋可得。今日歸矣。宋出告羣牧。及期約伴結束。以往。果得羊。又溢出四五百頭。羣老僧已不見。衆議鬻其溢者。得百金。已而分金不平。遂聞之。官盡歸其金於宋。其徒王姓者。心利其貲。故爲好語。致宋於家。陽爲權子母。夜令婦人入室。而已踵其後。誣以姦而逐之。宋失貲無所依。乃復入山行。久之。見一茅

菴別有一老僧居之。泣拜告以故。請留執樵採。久之乃許。老僧不甚食。廚中所有。惟燕麥芋魁。食之遂不飢。居五載。僧遣之。宋留侍不行。僧顧曰。子謹愿。柰鈍根何。視壁上畫古大夫五。一正面。一側面。一背面。二人偶坐其旁。曰。但日日此。骨節寸寸。皆須留意。宋茫然不解。所謂。第日坐臥其下。夜夢二人自壁下。指示銅人穴道脈絡甚悉。宋忽豁然。有省。一日僧遠出。留宋居守。則虎狼蹄跡。交錯於菴之前後。越七日僧歸。宋曰。山中檀越家。邀我誦經。汝當隨往。比行及半途。又謂曰。汝且止此。聞木魚聲。乃來迎我。遂徑上。宋候移晷。飢甚。輒躡蹤往。道阻一河。河上有翁媪視二童子汲者。叩師所往。曰。此處無人居。安得延僧誦經者。不得已。渡河而前。峭壁插天。更無蹊徑。倏聞木魚聲在北山上。馳赴之。又聞聲在南山。顧視日已晦。有虎百十餘。咆哮而至。急趨投翁媪所。木柵石屋。亦有雞犬。翁出叱之。羣虎皆弭耳去。招宋留宿。啖以麥粥。味爽。睡覺。則身臥磐石上。屋柵皆不見。驚愕久之。遵舊路欲返庵中。道逢婦人。井汲而絡其背。問之。則跌傷折骨。宋審其穴脈。試按摩之。應手而愈。延過其家。飲食之。因留下居焉。自是爲人按摩。卽骨已破碎。無弗愈者。久之娶妻生子。巡撫都御史圖克善。雅重之。欲筮其子納粟太學。不

受亦不受人一錢。今在福山王尙書第年七十三矣。

▲蕊宮仙史（扶乩降仙）

樂宮譜

乾隆癸卯春。金溪楊孝廉英甫。爲扶鸞之戲。有女仙降壇。署曰蕊宮仙史。自叙爲宋祥符間人。費願早逝。游於閩風之苑。獲遘上元夫人。命居蕊珠宮。掌玉女名錄云云。爲詩詞。操筆立就。淒豔絕倫。叩其生時事蹟。終不肯言。固請再三。輒書曰噫。篆煙燈穗中。隱隱有彈淚聲。繼有黃妻水者至。亦女仙也。與仙史爲中表姐妹。並有文藻。遂雜書仙史閨中軼事數十條。皆雋異可喜。予從兄木虛手錄成帙。惜不盡記憶。今紀其略云。仙史姓薛氏。名瓊枝。湘潭人。年十七。才豔絕世。隨父某。守杭州。遂家焉。所居曰問花樓。俯臨西湖。雲樹煙波。憑檻可接。性愛蘭。手植千百本。衣袖裙釵。皆喜繡之。或畫爲冊卷。花葉左右。題句殆徧。嘗語人曰。此花逸韻幽香。自是我輩後身。當倍加珍護。毋令與衆芳伍也。閣中置書數百函。竟日靚粧。焚香展對。風日清美。輒命畫舫。造萬花叢中。吟賞忘倦。既恐有蹤迹者。遂於清夜易裝。紫衣烏帽。乘白雪駒。侍女數十人。皆綠衫短劍。累騎從行。於時芙蓉秋放。笙管暮停。鏡水澄鮮。佳月流素。徒倚湖亭。自製新曲。聯袂歌之。聲振

林樾。鷗鷺驚翔。興酣更拔佩劍起舞。陸離頓挫。與歌聲相應。於是劍光月光花光水光。交相映發。湖中一草一木。皆有歌舞之態。萬舟如蟻集。觀亭外寂然無譁。翌日爭傳以爲真仙下臨。皆莫知其爲太守之女也。久之徙湖上。得畫一卷。旁有題句云。夢裡湖山是也。非向人楊柳自依依。六橋日暮花成雪。腸斷碧岫何處歸。惘然神傷。遂不復出。每當疎雨垂簾。落英飄砌。對鏡自語。泣下沾襟。疾且篤。強索筆。自寫簪花小引。旋即毀去。更爲仙裝。倒執玉如意一柄。侍兒傍立。捧膽瓶。插未開牡丹一枝。凝視良久。一慟而絕。著有問花小藁四卷。今無傳本。降壇詩甚多。余尤愛其絕句。懷湘君云。數行征雁起平沙。暮雨江寒杜若花。欲撥空船迎帝子。濕雲封處竹枝斜。答黃素水云。歸真猶許住蓬萊。回首前塵亦可哀。莫問問花樓外樹。六朝金粉已成灰。又有片雲同我墜。明月向誰多。春日媚楊柳。野風香菜花之句。仙乎仙乎。此篇得於吳君蘭雪。余絕愛之。並錄於此。

▲記老神仙事(治病如神)

方亨咸

蜀中劉文季爲余言。昔獻賊中有所謂老神仙者。事甚怪。能生已死之人。續已斷之肢。與骨。賊衆敬如神明焉。其初被擄時。將殺之。賊擄人不卽殺。審其人凡一技一藝者。皆

得免。神仙比能以泥塑像獲免。賊中途以塑匠呼之。一日塑匠滌大釜沃水。析三爲薪。燎之。水沸。沸凡數。以一磅左右攪成膏。賊衆駭。爭相傳。獻賊。謂妖人。又將殺之。塑匠曰。願一言以死。王不欲成大事耶。何故殺異士。獻賊異而問之。曰。臣有異術。能生人。此膏乃神授。或刀斧。或槍掠。受重創者。臣能頃刻完好。獻賊即榜一人試之。立驗。獻賊殘忍。日殺人。剝別人。至笞掠無算。笞凡數百。血肉糜潰。氣息僅存者。付塑匠。以白水膏傅之。無不生。且立刻杖而行。軍中爭趨之。餽遺飲食無虛日。以是衣食囊囊漸充矣。獻賊有愛將某者。攻城爲飛礮所中。去其頰。奄奄一息矣。塑匠曰。易與耳。卽生割一人頰。按之。傅以膏。一日而甦。飲噉如未割也。時孫可望在賊爲監軍。夜被酒殺一嬖妾。且行三十里。醒而悔之。道遇塑匠。笑問曰。監軍夜來未醉耶。何有不豫色。然可望告以故。塑匠曰。監軍果念其人乎。吾當回馬覓之。可望曰。唉。起營時尸不知何在。想爲犬豕啖矣。何從覓。塑匠曰。監軍若令我覓。何物犬豕敢啖貴人乎。可望曰。鼠子給我。汝欲逃耶。我當遣介士押汝覓。塑匠笑曰。何處覓。覓何能得。可望怒曰。汝何戲我。塑像指道旁。鼻一甦。棄者曰。何須覓。卽此是也。可望曰。已朽之骨。何鼻之。塑像笑謂監軍。曷啓之。可望下馬。

解。氈則星眸宛轉。厭厭如帶雨梨花。帳中之魂已返矣。可望喜噪。一軍皆驚。聞於獻賊。獻曰。此神仙也。當封之。且封。恐衆未知。時營大澤中。下令軍中。人備一几。以次日集廣原。是時賊數十萬。令以數十萬几累之。擇累之最高者。謂拜仙臺。於是衣塑像以深衣。巾以綸巾。方履絲絛。塑像身高六尺。廣額闊面。大有鬚望之如世所繪社神者然。命之升臺。臺高且危。塑像怯不欲登。獻賊令軍士各持弓矢。引滿以向之。曰。不登。卽射。塑像不得已。及其半。惴慄惶懼。而萬矢擬之。如的。不敢止。勉登其上。獻賊令三軍釋弓矢。羅拜其下。呼老神仙者三。於時聲震天地。自此不復呼塑像。而皆曰老神仙矣。老神仙亦自此不輕試其術。有渠賊某者。戰敗傷足。脛骨已折。所不斷者。皮僅寸耳。求老神仙治。辭以不易。某哀號宛轉。盛陳金帛。以請老神仙。揮之曰。此身外物。吾無需。雖然。吾不忍將軍之創也。吾無子。將軍能養我乎。某指天而誓。願終身父事之。老神仙從容解所佩囊。出小鋸。鋸斷其足。上下各寸許。取生人脛。度其分寸。以接之。俾藥不數日而愈。自此賊中凡求其藥者。皆不敢侈餽遺。爭投身爲養子矣。獻賊有幸婢。曰老脚者。美而慧。善書畫。脚不甚纖。因名。凡賊中移會。值發文字。皆所掌。獻賊嬖之。燕處有所思。老脚見其

獨坐私。往侍之賊。不知爲老脚疑。旁人伺以所佩刀反。手擊之中。其腰折。骨剝腹出。腸而死。獻賊省之。悔恨惋痛。急召老神仙。老神仙曰。已死不能救。獻賊罵曰。老狡。監軍妾。不亦已死者乎。汝不能救。當殺汝以殉。老神仙逡巡曰。需時日。乃可。獻賊急欲其生。限三日。老神仙請期三七。比以酒合藥。灌之一七。喉間卽格格有聲。老神仙賀曰。可救矣。七日當復。因取水潤其腸。納腹中。引針縫之。傳以藥。夾以木板。約以繩。果七日而老脚步履如常時。及獻賊死。賊衆潰。從蜀奔滇。生平素德於老神仙者。衛之來滇。永明至。賊衆多爲僞王侯。老神仙笑傲王侯間。擁厚貲。闢室城東隅。累石成山。鑿井爲池。旁植花木。蓄朱魚數百頭。客至浮白。呼魚出水以娛。醉則高歌而臥。不顧也。迄永明奔緬甸。老神仙從之行。及騰越。居常向空咄咄。若有所訴。一日。譚文季曰。吾老矣。將奈何。文季曰。等死耳。公何惜。但公之異術。素靳不與人。致絕其傳。是可惜。老神仙曰。吾非靳也。吾師授我時。有戒也。因訊其所授之由。曰。某陳姓。河南鄧州人。名家子。少嘗入鄉塾。性不樂章句。塾側有塑神佛者。時就與嬉。塾師時扑責之。歸而父母復責以不學。不能耐。遂出。亡。悵無所適。因禱於關帝。得一籤云。他日王侯卻竝肩。自願一喪家子。何得竝肩王。

侯哉。然神不誣我。與王侯竝肩者。惟仙人。素聞終南山多隱仙。願往從之。窮登涉。忍飢寒。遍訪無可從者。一日至山後。遙望絕壁上有洞。人出入。因披荆棘。踞巉岩。達於洞。見一道者。坐石上。儼然異凡人。余幸曰。此吾師也。因長跪以請。道者不顧。拂袖歸洞。余不敢入。卽洞口稽首而已。如是者三日。忽一童子持一物示余云。師食爾。狀如糕。色白。方僅二寸。味甘如飴。食之遂不復飢。余竊喜。益信。拜求至七日。道者忽出。問余曰。癡子。汝欲何爲。余告以求仙。道者哂曰。去。汝非此中人。何自苦爲。余自念無所歸。惟投崖死耳。涕泣以求。道者曰。已而。吾念汝誠。有書一卷。汝貧一生衣食。好爲之。勿輕洩。洩則雷擊也。速去。毋久留。徒飽虎狼耳。余得書。驚喜。倉皇下山。省之皆禁方也。可三十頁。道延安人。爭傳某巡撫者。有愛女。戲鞦韆。傷足。骨出於外。醫莫能療。募能醫者。金二百。騾一匹。余往應募。依方試之。果瘥。余於是囊金乘騾歸。吾父怒出亡。且疑多金。是時賊已起。謂余必從不義。首於官。將置之法。余族兄孝廉某。白無辜。出獄。訊其故。因出書。余父聞余出。持大杖。奔族兄家。余族兄反覆解喻。不信。竝陳書以實。余父愈怒。裂書楚之。族兄從火中奪得。僅四頁。余急懷而逃。今之所用者。皆燼餘之四頁耳。年久。其四頁者。亦不

知所往矣。其自述如此。居無何。以疾死。嗚呼。不龜手藥一也。一以封侯。一不免於泮澌。統顧所用異耳。向使老神仙能體父志。不陷於賊。挾此術游當世。盧扁華陀。不得專於前矣。惜其狃於貨利。遂安神仙之名。而終以賊死。雖然。人之遇仙與不遇仙。惟視福德之厚薄。老神仙得其書而不能全。其福可知矣。嘗見稗官所誌侯元者。樵山遇老人。授兵法。卒以作賊。戮其身。事頗類此。常怪仙人不得其人。卽秘其傳可也。何往往傳非其人。以致戕害。仙亦何忍哉。且終南遺者。亦未必真仙。聞其膏。乃以處子陰戶油煉之。火光滿室。焰升屋梁。光息而膏成。此豈仙人救人之方乎。本草以多用蟲魚。致遲上昇十年。況殺人以救人。不獨一人。且數十百人。是老神仙者。則亦始終一賊而已。

▲五 雲（熱釜遊魚）

陸次雲

武夷山之最高者。獨推五雲。惟高斯寒。故宋時山僧。每在牖前進雪。崇禎癸未。時當重九。有數書生約登此山。以作龍山之會。賈勇而上。休息廟中。爲時正早。廟祀五通之神。一生戲拈神筊。卜曰。我輩今日得入城否。筊語答以不能。書生睨視堦。晷大。笑曰。問神之有靈。刻尙未午。而云我輩不得歸家耶。隨步下。至一溪頭。見雙鯽游泳。迥異凡魚。書

生共下捕之。或遠或近。或潛或躍。或入手中。潑刺又去。書生以必得爲期。脫衣作網。濡手沾足。良人得之。貫以柳枝。攜出山麓。至南屏酒家。而月上東山。禁門已鑰矣。因命童子烹魚取酒。遣此良夜。童子謂魚游釜中。久之不熟。命童子添薪益火。而其游如故。又加鳴躍。有碎釜聲。書生急往視之。儼然魚也。取視乃木筩耳。因共驚悔。翌日歸筩廟中。以牲醴禱神而去。

▲順天公汪(神魂互易)

陸次雲

順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公乘之。左右以爲狂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公乘馬死。小人遂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加。少年惟有笑受。公勸

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我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陞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曰。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否則生而復死。吏泣曰。與死其隔。寧使生離。公令其昇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己衣衣其身。隨脫己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妝。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嘆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警。公卒於官。

▲馬繡頭(素女祕術)

周亮工

張瑤星語予。辛未秋。予覲先大夫於東牟。遇道人馬繡頭者。亦異人也。道人修髯偉幹。黃髮覆頂。舒之可長丈許。不櫛不沐。而略無垢穢。自言生於正統甲子。至是約百八十

餘歲矣。行素女術。所至淫媼鵠媻。多從之遊。時孫公元化開府於登。聞而惡之。呼至。將加責焉。道人曰。公秉鉞一方。選士如林。乃不能容一野道人耶。公厲聲曰。予選士以備用耳。苦擁腫何所用。道人曰。萬有一備指使可乎。時方大旱。公曰。若能致雨乎。曰。易易耳。問所須。曰。須桌數百張。結壇於郊。公等竭誠。惟我命是從。稍齟齬者不効矣。公曰。姑試之不効。乃公不爾恕也。命治壇如其式。凌晨率僚吏往。道人至。則索燒酒一斗。並犬一器。啖之盡。乃登壇。命公等長跪壇下。時方溽暑。萬里無纖雲。道人東向而噓。則有片雲從其噓處起。復東向而呼。則微風應之。少焉濃雲四布。雷電交作。雨下如注。道人高臥壇上。齶聲與雷聲響答互應。地上水可二尺。諸公長跪泥淖中。不敢動。歷三時許。道人乃寤曰。雨足乎。衆歡呼曰。足矣。道人揮手一喝。而雨止雲散。烈日如故。孫公踉蹌起。扶掖而下。以所乘八座乘之。而騎從以歸。歸即送入先大夫署中。先大夫故好士。署中客約廿餘人。每夕必列席共飲。飲必招道人與俱。道人言笑不倦。而多不食。或勸之食。則命取大罌。盡投諸穀核。其中以水沃之。一舉而盡。復勸之食。則復取他席上穀核。投罌中。盡之如初。乃至盡庖廚中數十人之饌。悉投盡。或戲曰。能復食乎。曰。可。則取席

上諸拌盃盞之類。凡十五桌之物。舉而大嚼。如嚼冰雪。齒聲楚楚可聽也。先大夫治兵廟島。拉與俱。宿署樓上。樓濱海。時嚴寒。海上無日不雪。雪卽數尺。人爭塞向瑾戶。以避寒威。而道人夜必向北窗。以首枕窗而臥。早起。雪覆身上如堆絮。道人拂袖而起。額上汗猶津津然。或投身海中。盤旋游泳如弄潮兒。及登岸。遍身熱氣如蒸。而衣不少濡濕也。旣而往游東江。東江帥爲劉興治。道人至。則聚諸淫嫗。如在登時。興治聞之。怒呼而責之。將繩以法。道人曰。公尸居餘氣。乃相嚇耶。公何能殺我。人將殺公耳。興治益怒。道人指其左右曰。此皆殺公者也。俟城石轉身。則其時矣。興治命責之。鞭扑交下。道人鼾睡自若。興治無如何也。道人出語其徒曰。辱我甚。不可居矣。乃往海中浴。浴竟。見有一木。大數圍。知是土人物。從求得之。自持斧。略加剗鑿。纔可容足。輒坐其中。亂流浮海而去。不知所終。其後興治以貪殘失士心。改築島城。城石盡轉。而興治爲其下所刺。方道人在署中也。每酒後。輒撫膺痛哭。先大夫叩其故。則指予曰。郎君有仙才。而年不永。使從我遊。不死可致也。先大夫曰。年幾何。曰。盡明歲之正月。次年壬申春王四日。道人方與島中諸將士轟飲次。忽西向而慟曰。可惜張公今日死矣。蓋登州城陷之日也。乃

知向日酒後之言。蓋託諷耳。予嘗謂道人嘯命風雷如反掌。預識休咎如列眉。傲慢公卿如觀變。傷絕寒暑饑飽如化人。而獨不避穢行。與淫嫗遊。且比及頑童。曰。中有真陰。可採補也。此大悖謬。豈世上自有此一種。如楞嚴所稱十種仙。或唐人所稱通天狐屬耶。抑天上羣仙亦如人間顯宦。不盡皆立品行。級蓀荃者耶。吾又安得叩九閻而問之。

▲呂道士（靈符戲客）

紀昀

德州宋清遠先生言呂道士不知何許人。善幻術。嘗客田山疆司農家。值朱藤盛開。賓客會賞。一俗士言詞猥鄙。喋喋不休。殊敗人意。一少年性輕脫。厭薄尤甚。斥勿多言。二人幾攘臂。一老儒和解之。俱不聽。亦愠形於色。滿坐爲之不樂。道士耳語小童。取紙筆畫三符焚之。三人忽皆起。在院中旋折數四。俗客趨東南隅坐。喃喃自語。聽之。乃與妻妾談家事。俄左右回顧。若和解。俄怡色自辯。俄作引罪狀。俄屈一膝。俄兩膝並屈。俄叩首不已。視少年則坐西南隅花欄上。流目送盼。娓娓軟語。俄嬉笑。俄謙謝。俄低唱浣紗記。呦呦不已。手自按拍。備諸冶蕩之態。老儒則端坐石磴上。講孟子齊桓晉文之事。一章字剖句析。指揮顧盼。如與四五人對語。忽搖首曰。不是。忽噴目曰。尙不解耶。咯咯癆

嗽仍不止。衆駭笑。道士搖手止之。比酒闌。道士又焚三符。三人乃惘惘癡坐。少選始醒。自稱不覺醉眠。謝無禮。衆匿笑散。道士曰。此小術不足道。葉法善引唐明皇入月宮。卽用此符。當時誤以爲真仙。迂儒又以爲妄語。皆井底蛙耳。後在旅館。符攝一過往貴人妾魂。妾蘇後登車。識其路徑門戶。語貴人急捕之。已遁去。此周禮所以禁怪民歟。

▲僧善幻術（動物變化）

紀昀

有僧游交河蘇吏部次公家。善幻術。出奇不窮。云與呂道士同師。嘗搏泥爲豕。咒之漸蠕動。再咒之忽作聲。再咒之躍而起矣。因付庖屠以供客。味不甚美。食訖。客皆作嘔逆。所吐皆泥也。有一士因雨留同宿。密叩僧曰。太平廣記載術士咒片瓦授人。劃壁立開。可潛至人閨閣中。師術能及此否。曰。此不難。拾片瓦咒良久。曰。持此可往。但勿語。語則術敗矣。士試之。壁果開。至一處見所慕。方卸妝就寢。守僧戒不敢語。徑掩扉登榻狎昵。婦亦歡洽。倦而酣睡。忽開目則眠妻榻上也。方互相疑詰。僧登門數之曰。呂道士一念之差。已受雷誅。君更累我耶。小術戲君。幸不傷盛德。後更無萌此念。旣而太息曰。此一念司命已錄之。雖無大譴。恐於祿籍有妨耳。士果蹭蹬。後得一訓導。竟終於寒氈。

▲奇門遁甲（八陣圖說）

紀昀

奇門遁甲之書。所在多有。然皆非真傳。真傳不過口訣數語。不著諸紙墨也。德州宋清遠先生。嘗訪一友。友留之宿。曰。良夜月明。觀一戲劇可乎。因取橙十餘。縱橫布院中。與清遠明燭飲堂上。二鼓後。見一人踰垣入。環轉堦前。每遇一橙。輒蹣跚努力良久。乃跨過。始而順行。曲踊一二百度。轉而逆行。又曲踊一二百度。疲極踣臥。天已向曙矣。友引至堂上。詰問何求。叩首曰。吾實偷兒。入宅以後。惟見層層皆短垣。愈越愈不能盡。窘而退出。又愈越不能盡。故困頓見擒。死生惟命。友笑遣之。謂清遠曰。昨卜有此偷兒來。故戲以小術。問此何術。曰。奇門法也。他人得之。恐召禍。君真端謹。如願學。當授君。清遠謝不願。友太息曰。願學者不可傳。可傳者不願學。此術其終絕矣。意若有失。悵悵送之返。

▲靈佑宮道士（召狐演戲）

紀昀

龔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師。寓靈佑宮。與一道士相識。時共杯酌。一日觀劇。邀同往。亦欣然相隨。薄暮歸。道士拱揖曰。承諸君雅意。無以爲酬。今夜一觀傀儡可乎。入夜至所。

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邊略具酒果。中央則陳一棋局。呼童子閉外門。請賓四面圍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聲。卽有數小人。長八九寸。落局上。合聲演劇。呦呦嚶嚶。音如五六歲童子。而男女裝飾。音調關目。一一與戲場無異。一齣終。傳奇以一折爲齣。古無是字。始見吳任臣字彙補註。曰讀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廢。今亦從俗。體書之。瞥然不見。又數人落下。別演一齣。衆人且疑且喜。暢飲至夜分。道士命童子於門外几上置鷄卵數百。白酒數罌。戛然樂止。惟聞舖啜之聲矣。詰其何術。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戲爲一宵之娛。然惟供驅使則可。若或役之盜物。役之崇人。或攝召狐女薦枕席。則天譴立至矣。衆見所未見。乞後夜再觀。道士諾之。次夕詣所居。則早起已攜童子去。

▲道士(治妬靈符)

紀昀

同年龔肖夫言有人四十餘無子。婦悍妒。萬無納妾理。恆鬱鬱不適。偶至道觀。有道士招之曰。君氣色凝滯。似有重憂。道家以濟物爲念。盍言其實。或一效鉛刀之用乎。異其言。具以告。道士曰。固聞之。姑問君耳。君爲製鬼卒衣裝十許具。當有以報命。如不能製。

卽假諸伶官亦可也。心益怪之。然度其誑。取無所用。當必有故。姑試其所爲。是夕婦夢魘。呼不醒。且呻吟號叫。聲甚慘。次日兩股皆青黯。問之。秘不言。吁嗟而已。三日後復然。自是每三日後皆復然。半月後忽遣奴喚媒媪云。將買妾。人皆勿信。其夫亦慮後患。殊遲疑。旣而婦昏瞶累日。醒而促買妾愈急。布金於案。與僮僕約。三日不得必重扶。得而不佳亦重扶。觀其狀似非詭語。覓二女以應。並留之。是夕卽整飾衾枕。促其夫入房。舉家駭愕。莫喻其意。夫亦惘惘如夢境。後復見道士。始知其有術能攝魂。夜使觀中道衆爲鬼裝。而道士星冠羽衣坐堂上。焚符攝婦魂。言其祖宗翁姑。以斬祀不孝。具牒訴冥官。用桃杖決一百遣歸。尅期令納妾。婦初以爲噩夢。尙未肯。俄三日一攝如徵比。然其昏瞶累日。則倒懸其魂。灌鼻以醋。約三日不得好女子。卽付泥犁也。攝魂小術。本非眞法。然法無邪眞。惟人所用。如同一戈矛。用以殺掠則劫盜。用以征討則王師耳。術無大小。亦惟人所用。如不龜手之藥。可以泝澠。統亦可以大敗越師耳。道士所謂善用其術。歟。至囂頑悍婦。情理不能喻。法令不能禁。而道士能以術制之。堯牽一羊。舜從而鞭羊不行。一牧豎驅之則羣行。物各有所制。藥各有所畏。神道設教。以馴天下之強梗。聖人

之意深矣。講學家烏識之。

▲物 觚（招風入袖）

紐 琇

天津徐緯真。素嗜方技。縱酒落魄。康熙初。偶有江淮之行。道經山東古廟。忽聞廟中大呼徐緯真救我。乃解鞍小憩。又聞呼之如前。入廟遍視。並無一人。唯有一大鐵鐘覆地。語出鐘內。徐問曰。汝是何怪。而作人語。且呼我望救耶。鐘內語曰。上古猿公。黃石老曾。從學劍。我卽其裔也。以劍術之疎。誤傷良善。蒙上帝譴責。囚此鐘已百有餘年。今限滿當。出幸君開之。徐曰。我無千鈞之力。豈能獨發此鐘。鐘內語曰。不勞君手發也。君但去鐘上十二字。我卽出矣。鐘體泥封。篆文答繡。取石敲磨。有頃立盡。鐘內語曰。可矣。然須速走。稍遲半刻。不無於君有害。徐遂跨驢疾行。二三里。迴望來處。雲霾風暴。響若山崩。遙見大白猿從空飛墜。叩首驢前。倏忽不見。徐生南遊半載。仍還都下。天街夜靜。明月滿戶。聞剝啄聲甚急。啓戶納之。則年少書生。儀容妍雅。再拜稱謝。而曰。余濟南之鐘囚也。賴君拯拔之恩。得超沉淪之厄。上帝赦其夙愆。仍還仙秩。感君厚德。沒齒弗諼。念君志切鼎鑪。學求圖緯。今於天府瓊笈。竊得道書三卷。授君以申環珠之報。必於一夕篝

燈畢抄。慎毋緩也。出書置几。匆匆辭別。徐生展開第一卷。其文如論語孝經。曰平平無奇耳。展開第二卷。其文如陰符鴻烈。曰此亦不足習也。展開第三卷。其文皆言吐火吞刀之秘。徵風召雨之奇。乃大喜曰。我所求者正在如是。遂亟錄之。天甫向曉。而少年已至。窺徐意在末帙。色若不懌者。歎曰。我所以報公者。豈謂是乎。第一卷具帝王之略。第二卷成將相之才。第三卷術數之書耳。用之而善。僅以修業。用而不善。適以戕生。然緣止於此。當可奈何。言未既。人與書俱失矣。徐原籍山陰。自獲書後。嘗以其術試於故鄉。或捉月於懷。懸之暗室。或捏雷於掌。放之晴霄。以法爲戲。取薄酬而資旅食。一日飲酒大醉。時值炎暑。袒而坐於門。適涼飈驟起。向空書符招之入袖。良久不放。怒觸風伯。於袖中大吼。破袖而出。雷火繼之。膚髮焦枯。隨以致斃。又康熙庚申。高州大旱。有瓊山諸生黃賓臣者。自言得奇門真傳。有司往請之。賓臣結壇觀山寺。披髮仗劍。以目視日。竟晷不下一睫。天果微雨。詰朝烈日如故。有司誚其左道無驗。賓臣於是由觀山遷壇於發祥寺。登浮圖第四層。上下左右悉封以符。謂觀者曰。明午必雨。但從東南來。則吉。否則當有性命之憂。因作書與家人訣。明日未時。烈日中狂風大作。賓臣謂其僕曰。雨從

西北來。不祥。爾當速去。其僕甫下塔。霹靂一聲。雨如注。有老人見一麻鷹。口含火丸。從塔頂飛入。霹靂再震。賓臣顛仆塔外。右臂一孔如鍼。血涔涔流不已而死。此皆素無修道之真。妄習襲天之術。宜干神怒。遭冥誅也。

招風入袖

